新女性

第一卷

第二期

新女性 第一卷 第二號

厚慈薄孝的原因……廖次山（七三）
妬非女人美德論……章錫琛（八一）
費話
禁慾思想的由來……玉深（八七）
產兒制限和人口……長壽（八九）
我的女友之一……孫福熙（九三）
婦女運動的失敗……玄之（一〇三）
性知識書籍的討論
致晏始先生……程（一〇九）
答程浩先生……晏始（一一二）
給民國的青年友人……與謝野晶子（一一七）
蜜月……樊仲雲（一二一）
婦女的三個時代……李志仁（一三一）
第一章 私處的組織——女性器官
美拉尼西亞的婚姻……顧均正（一四一）
詢問……趙景深（一四七）

排完以後

創刊號出版以後，蒙各地讀者熱烈地歡迎，初印本不久便將告罄，現在正預備再版。我們承受了這樣意外的榮寵，自然更當十分盡力，務求諸位讀者的滿意。如有欠缺的地方，並請讀者隨時指導，使本刊有逐漸改進的機會。

本刊內容的精勵，極承批評界及大多數讀者的稱譽，這當然應該感謝撰述諸君的努力協助。但有一部分人，頗感到本刊篇幅的狹小，實在是我們十分的遺憾。可是這種情形，是被經濟的狀況所限；將來銷行數增多，自然可以漸漸改善。但我們仍當就能力所及，圖謀內容的豐富。本號的篇幅已經比創刊號增加不少，想來定能得讀者的鑒許的。

前號預告的各文，除本號已經排入者外，周作人先生因爲抱病，孫伏園先生也因爲別種事情所累，稍有延閣，大約在次號定可登出。倪文宙先生和陳學昭女士兩文因爲別種重要的文字急須發表，也不得已延至次號。

有幾位讀者來信，要求添設通信欄，我們預備從次號起實行。但因爲被篇幅所限，祇選擇較爲重要的發表。其餘瑣細的事情，請恕從略，或直接函復，不再在本刊披露。

厚慈薄孝的原因

——禮教的作祟——

廖次山

這是就我幾年來耳聞目見所歸納攏來的一個問題。

至於究竟是不是慈，是不是孝，我們且不必管他，暫且假定是慈是孝。

爲什麼能慈的多，能孝的少？這個問題，如其拿來作爲民意測驗的材料，恐怕大多數的答案一定會是「禮教不修？」

有一天我看冷廬雜識，上面有一篇徐鼎胎做的道情，叫什麼勸孝歌——便是引起我要做這篇文章的動機的。我且把他鈔給大家看了再說。

「五倫中，孝最先。兩個爹娘，又是殘年，便百順千依，也容易周旋，爲甚不好好的由他願？譬如你詐人的財物，到來生也要做豬變犬。你想你身從何來？即使捐生報答，也只當欠債還錢；那裏有動不動將他變面！你道他：「作事糊塗，說話欹偏」要曉得老年人的性情，倒當了個嬰年：定然是顛顛倒倒，倒倒顛顛。想當初你也將哭作笑，將笑作哭，做爹娘的爲甚不把你輕拋輕賤？也只爲愛

極生僻。到今朝換你個千埋百怨！想到其間，便鐵石肝腸，怕你不心回意轉！』

啊啊，看啊！照這篇道情看來，我們做子女的眞不是個東西！我們對待我們的父母，倒不如對待債主！

但是，且慢，我們之所以不是個東西，似乎含了些時間性，就是：我們現在所以不是個東西，因爲我們還年青。如其我們一天一天的老了，父母的資格取得了，兒也長了，女也大了，那麼徐懋胎徽君一定會替我們代抱不平的！

說也奇怪：我們是父母生下來的，子女是我們生的，親子的關係，誰也不能說是兩樣。我們只是慈而不孝，要說是『禮教不修』罷，何以一人之身，厚於此而薄於彼？——這能不說是奇怪麼？

還好，徐徽君并不十分板起面孔責我們以『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他只是要我們『欠債還錢；』所以我們還有從容解說之餘暇。

諸君！我們既欠了債怎能不還錢呢？卽使我們神通廣大，居然賴掉；但是，『屋簷水，點點滴』我們不怕借我們的錢的人跟着學麼？我們所以有似乎是賴債的情形，如其能夠原情略迹，恐怕也有我們的理由罷！

我現在便把我們的理由宣布出來；不過簡陋了些——只得三條：

一，因名分之尊卑而生的禮節的束縛——禮節這種東西，最容易使人埋沒本性。只要有『名教

罪人』的資格的大概不會否認這句話，卽使夠不上所謂名教罪人或不甘爲名教罪人的，大概也有部分的默認——何以知道他們是默認呢？我不免學着錢玄同先生的口吻：『禮節雖時時爭持於口頭，而實則節節失敗於行事』。——這或者不至於寃枉他們罷。

本來相愛的兩個人，當正要發揮他們的愛的時候，如其忽然念到所謂禮節，保不定有些『自反而縮。』這還指那初初做戲，沒有十分純熟的說。如其已經成了名角，『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突梯不敢，俯仰隨人，』那裏還有『自己』！那裏還說愛——不愛呢！什麽屠狗屠牛之輩，不都是漢高帝的好朋友麽？然而有了叔孫先生制的朝儀，便誰也屏息——屏息了！嚴子陵如其做了諫議大夫，也斷不敢和光武同床被窩了！

親子之間，雖不如君臣之嚴，也有他小朝廷的禮節。我們本來都是慕父母的——聖人說的——怎麽長大便變了呢？是不是做父母的先要板起面孔，保持他們的尊嚴，然後我們也只得『敬而遠之』？我們常常聽見人說：『小孩子，不要和他說說笑笑，做大人要像做大人的樣子。你和他玩慣了，他那裏會怕你呢？』諸君！他們要我們怕，我們怎好不怕呢？既已怕了，我們怎麽能愛呢？以淳于先生那麽滑稽之人，他也怕『侍長者飲，』何況我們被禮教束縛的程度比他深到幾千萬倍呢？

所以，現在，我們除了曾子曰『唯』的唯順主義以外，簡直沒有一毫自己的意志！不是我們不愛他們，是他們不容我們愛，是『周公，孔子，曾參』不用我們愛！

以上僅說了能孝的少；現在再說能慈的多：原來禮節的魔力，只是對於卑者有效。或者古聖人制禮本心是雙方兼顧；然而積重難返，也沒有法子。這大概是因爲尊者成了禮節的執行者的原故。他們要他們的子女服服帖帖地，而他們的子女果然服服帖帖地，他們那得不喜，那得不愛呢！不信但看夫妻：只要他不願意大權旁落，他都希望他的妻怕他；但他對於他的妻呢，依然要愛她——不管是不是眞的戀愛。便是以她爲玩物，也有一種對於玩物的愛，如愛『芝蘭玉樹』一樣——不信但聽人言：『人家的孩子多麼知禮，眞不愧大家子弟！不知道人家怎會教得這樣好！』『你不看見某人麼：只要老的生了氣，就得同媳婦向老的跪着，要老的喜歡了才起來。平時總是侍立前後，老的不叫坐不敢坐，不叫走不敢走。』旣是如此，所以做父母的對於子女的行爲心所謂非的時候，便打啦，罵啦，都可隨便。打和罵眞有功效！他的功效不在責善，却在做父母的打了罵了之後，對於子女的不滿的性情便能立刻消滅，對於子女的愛仍絲毫沒有損失；所以他們的愛子之心能亙古常新！

然而在子女一面——在受的一面，可就大大不然了！不要說打啦罵啦有多少是我們所不願受的，因而積了層層的隔膜在所謂罵詈的心的上面。而且父母的行爲是我們心所謂非的時候，我們怎樣？我們怎樣，恐怕除了始終是『「心」所謂非』以外，我們能夠怎樣！這種心所謂非的痕迹是不能消滅的，是一天一天地增加的，加之以，加之以因不願受打罵而生的層層隔膜。這是多麼濃厚而堅頑呀！

二，我們愛其所愛，不愛其所不愛——這句話便是說可愛的我們自然要愛，不足愛的我們自然

不愛。愛，這件事是做不來假的。我們對於所不愛的雖然假裝要愛，而不愛之情終不免時時流露，姑無論我們的愛是正當否。還是無可諱言的。於此，請問：還是天眞爛熳的小孩子令人愛呢，還是嘮嘮叨叨的老年人令人愛？——這是說言動。還是紅白相間的臉兒，水汪汪的眼兒令人愛呢，——雖然子女也有長大的時候，但老年人看壯年人畢竟好看——還是鷄皮鶴髮，老態龍鍾的令人愛？——諸君！不要怪我越說越不成話。我們不是超人，我們的一舉一動不能都禀理性去指揮；而且談到『愛』，更足使理性失了他的權威；因爲我們所謂『慈』，所謂『孝』，都是『愛』的一種表現，那麼天眞爛熳和紅白相間的臉兒，水汪汪的眼兒都是可愛的徵象，都是構成愛的要素。我們只能爲這種要素所牽引。在自己的父母和子女呢，這樣或者說是『情愛。』只是看我們對於一切毫不相關的素昧生平的老人和小孩子是怎樣。我們自己也有嘮嘮叨叨，鷄皮鶴髮，老態龍鍾的一天，難道我們一定要厭惡這種人！固然也有喜歡親近老成的，但恐怕并不是愛。便是說幾句『古貌盎然』，也不過僅含賞鑑的意思。不然，他們斷不會對於『返老還童』的人加以讚歎了。

三，以需要與否而異其態度——這一條可以說是三個原因中的最重要的一個。我們人類原有一種天性，就是對於所需要的便趨奉之，保護之，愛惜之，珍重之……無所不用其極；對於所不需要的，不妨一脚踢開！『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和什麼『過橋抽板』一類的話，都足以表示這種心理。野蠻人的賤老貴少，更是闡發盡致，表裏如一。這好像成了生存競爭中的一個必要條件，非如此不

足以圖他人們受着自然的驅使，自然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父母對於子女，當然是需要的——這不能以現在個人主義發達之法國人的心理來說。凡是生物都有傳統的欲望。——子女對於父母，那就非必需——自然在成年以後——而且不必要了。他們既認子女爲一種需要——終身的需要，自然保抱攜持，愛護教育，無所不至，不知不覺地便成了一種昊天罔極之恩，我們既認父母非必需而且不必要，自然也不知不覺地負了他們的昊天罔極之恩！他們爲便利計，只好向着我們直接擊罪致討。我們，我們怎麼處呢？然則我們只好怨氣衝天地說：『天地不仁，以我爲芻狗！』

以上將能慈的多，能孝的少的三種原因說明了。歸納起來，大概可以得個結論，就是：能慈的多，是行所自然，能孝的少，也是行所自然，并非有意以爲厚薄。

既是如此，便無所謂慈，無所謂孝。本來慈啦孝啦，都是幾個人根據了一種戲法而創造出來的一種名詞，拿來普遍發給，何嘗『我』是如此！

但是，道德的濃霧，現在已經是絕對去不掉了！我們既在濃霧迷漫之中，不能只管高談青天白日的話；談來也沒有用處！

所以我現在依然抱着道德的律令來說；

上述三種情形——構成慈多孝少的三種情形，我們對之是否滿意？如覺不能滿意，便須設法免

除。

第一種情形全是人爲，以致生出多少不良的結果。『解鈴還是繫鈴人，』當然仍由人力把他去掉。做父母的都該有一種悔心：再不要藉禮教以自衞！要知道他便是離間我們骨肉的魔鬼！我們再沒有良心，也不願對於愛我的人而加以淡漠或仇視。但這種權不操之於子女而操之於父母：他們是禮教的執行者，應該由他們自動的取消——然而將來也可操之於我們——我願天下父親都成了母親！我願天下母親都成了觀音！

第二種情形是本着愛美的本能而有的，沒有絲毫惡意，似乎無免除之必要，只好由他去罷！

第三種情形最難解決：既是不可避免的天性，而又實在不滿人意！但我也勉強想了一法，就是所謂需要，其對象常含有兩種：一爲靈的，一爲質的。我上文所說的需要，其對象似乎是偏於質的。——父母對於子女的需要，固然離了靈的；而子女對於父母則靈質并缺，所以無所留戀了——爲要補救這種缺憾，不使我們有『騙假』的行爲，便須使子女對於父母，有一種很沉摯的靈的需要。要知道這也不難；我們本來有『孺慕之心，』只要把他保持起來就對了，還不是一句陳到所以然的陳話，『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到這里，頗覺與第一種情形有連帶關係：如其做父母的都能把所謂離間骨肉的魔鬼拋掉，也到我們的隊裏來玩玩，那麼，我們的精神上的依戀還了得麼？這種超乎實際的愛，真正純潔的愛，那里更能找出同樣的來！

求了我有一冒爲謫𢿐先生告不是我善於取巧，把一切不是都歸到父母身上，故意和「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的古訓作對。我並不十分希望現在做父母的有什麼貿費之探，我只警告我們這些將來的父母和初作父母的喪心病狂之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已！

親責

愛倫凱

在義務的意味之下產生的小孩會得……被剝奪許多生命的主要條件；其中的一個是發見他們的兩親充滿着生命和放射的快樂——小孩的重要的精神滋養品是這些東西構成的；也得說，完全爲小孩而生活的兩親，難得是他們的好伴侶。

妒非女人美德論

章錫琛

妒是女人的惡德，這在中國久已成爲定論；自從大戴禮和家語以妒爲婦人七出之一以後，許多年來列爲法律的規條，直到現行的法律上這條文還沒有完全刪除，再說妒非女人的美德，未免太多事了。

但因爲一世紀前俞理初先生做了一篇妒非女人惡德論，到了現在，却有人加以崇奉而提倡妒是道德說的，那便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怪詫。原來理初先生的造論，無非爲了男女的太不平等，男子可以娶妾而女子却不許妒忌，甚至因了妒忌而加以殺戮刑罰，所以想爲女子一伸其不平。他的用意本來是很可欽佩的。但他的立論，是從戰國策的「婦人之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的根據出發，而更進一步說「夫買妾而妻不妒，則是恝也；恝則家道壞矣」的話，不過從消極的方面說明妬的不能算爲不道德。近來的人，却更進一步以妒爲正面的道德，甚至連理初先生的「妒而不忌斯上德矣」的話也忘却了。這是我所覺得不能不辯的。

妒和忌的分別究竟何在，理初先生並不曾加以明白的瞭解，但照「妒而不忌」這句話的上下文

尋稱起來，大約妒是對於夫的買妾心裏覺得不平，而忌則是更加害於妾的意思。然照事實上說，妒是忌的動機而忌是妒的結果；所謂『妒而不忌』雖然事例上未始沒有，但這完全因爲那女人沒有能力的緣故；如其能力所及，怕沒有妒而不忌的。所以我們倘使承認妒是道德，同時也不能不認忌是道德，所『妒而不忌，斯上德矣』的話，似萬不能成立的。

在現今認妒爲道德的人，據我所曉得的，第一個便是陳百年先生；他在和我辨論一夫多妻與新性道德的論文中，曾經有『嫉妒是很道德的』的話，但終於沒有詳細的說明，所以至今不能明瞭他的意旨所在。說得較爲明白的，便是東方雜誌第二十二卷第十三號上天游先生的妒一文。他從理初先生的理論出發，認妒爲『女子所必須有的德行，』並且以爲『在這種經濟教育畸形發達的現制度下，想謀男女平權，不是一時所能實現，但若是女子善於運用「妒」德，——即對於丈夫蓄妾嫖娼的一種反抗態度，或者也是抵制多妻制度的一種方法。』這種思想的可笑，正和從前林長民先生所說，『現在的方面大臣，沒有一個不懼內，如再提倡男女平權，愈將增長她們的氣燄。』（記得大意如此，原文一時不及尋到）的話，完全一樣。其實女子的能妒，並不足爲女權強盛的表證，正足爲女權衰弱的表證，凡是能妒的女子，以取媚於男子爲唯一要務，現在我且引出兩個例來。

其一是漢書紀廣川王去的王后陽成昭信的事情——

去……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更愛之。去與地餘戲，

得懸中刀。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彊服。乃會諸姬，以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

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盡取善繒匄諸宮人。』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裸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椓杙其陰中，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

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

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

其一，是後漢書紀和帝皇后鄧綏的事情——

八年，入掖庭爲貴人。……每有宴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采，桂裳鮮明。而后獨著素裝服無飾。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卽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歎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

後陰后漸疏。……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十四年夏，陰后以巫蠱事廢。……會有司奏建長秋宮。帝曰：『……唯鄧貴人德冠後宮，乃可當之。』至冬，立爲皇后。

上面所舉的第一例，是表面和裏面都能極端的妒，又是妒而且忌的；第二例乃是表面好像不妒，而裏面卻善於用妒，又能妒而不忌的。還在從前的人，固然認鄧綏爲道德的女人，可是他們的取媚男子以排斥別的女子卻完全是一樣：而陽成信昭的『運用「妒」德』，尤爲顯著。甚至使劉去把永巷的門關鎖着，但我們果能說她們之中有一個是道德的麼？

此外從小說上也可以找到相同的例，如聊齋志異中的恆娘一則，記恆娘教朱氏媚夫奪寵的事情，更可作爲女人善於用妒，使她的丈夫不愛妾而愛已，不動聲色而寵擅專房的一例。然而我們可以把這作爲妒由以達到男女平權的狀態麼？

天游先生的文中舉元孝友毀文所稱『舉朝既是無妾，天下殆將一妻』的話，作爲女子能妬可

以破壞多妻制達到男女平權的例證，卻忘記了自己上面所引「將相多尚公主，王侯率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的話，本來是倚靠公主和后族的大力，纔能行使其妒，使丈夫不敢娶妾，與所謂男女平權有什麼相干！其實這不但不是男女平權，簡直是女尊男卑。這種情形，在帝制時代歷來如此。漢書載漢宣帝時王吉上疏說——

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化。

宋書載江湛孫斆當尚公主，明帝使人爲斆作讓表說——

自晉氏以來，配上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灸足以免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蔭毀；殷仲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聲茹氣，無所逃訴。

這可見她們的造成一夫一妻的習慣，並沒有什麼秘訣；無非能夠藉勢以行妒罷了。倘使她們所倚靠的威勢一失，這種情形，便可立刻變換。所以天游先生要想專靠妒這東西的本身造成一夫一妻的風俗，是萬萬做不到的。

總而言之，女人的能夠用妒，全靠兩種的方術：其一是像陽成昭信，鄧綏，恆娘等的先取媚於丈夫，其一便是像許多公主，翁主們的依靠外家的威勢。所以能行妒的女子都是最卑鄙陋劣的人；至於她們從術所發的行爲，又都是非常的慘酷暴虐，如呂后人彘的故事，和上面所引陽成昭信的故事，都是

最顯明的例要稱妒為道德，實在是百無一可的。

但在這裏有一點須得辨明的：從前的認妬為女子的惡德，是從對於男子而言，就是表面上戴着妬能阻礙男子廣嗣續的大帽子，而骨子裏却是怕失墮男子的威嚴，妨害男子的淫慾。理初先生的妬非女人惡德論，是為此而發，所以不無價值。而我的認妬為女子的惡德，却是對於女子自己的人格而言，因為取媚男子以擅專房之寵，或藉母家的勢力以制服男子，都是喪失人格的女子，故不能認她為道德的。所以我作此文的用意，並不是想勸女人都該寬宏大量，慫恿自己的丈夫納妾，把多妻制度維持下去。却覺得向來女子的妒，乃是處在卑下的地位者所用的固寵的方法。與男子處在平等地位的女子，應該用高尚平等的戀愛來維持兩性間的關係，用不着卑鄙而且殘忍的嫉妬感情。所以認妬為女人的美德者，決不是男女平權論者，却仍然是男尊女卑論者，雖然他們自居為反對男尊女卑論的人。至於把十九世紀初期的新論，應用到二十世紀裏來，至少總不能不說是時代錯誤。在二十世紀要提倡男女平權，即使不容易實現，也還得使女子從經濟和教育等方面爭得她自己的地位，纔去爭得男女平權，作為婦女運動的標徵，則誠如林畏廬先生所說，中國的女權也已經顛覆了。

費話

禁慾思想的由來

玉深

上海近來流行一種所謂裸體畫片，於是像教育會一類的團體，爲維持風化起見，請求官廳嚴禁。裸體畫片爲什麼有關風化呢？據說裸體畫是淫畫。因爲看了裸體畫就能使人動淫念，將因而做出淫猥的事情來，以致敗壞風化。那當然非禁止不可了

但那些買裸體畫片的人是爲了想滿足自己的淫念呢，還是想打動他人的淫念呢？他們在動淫念的時候，有沒有告訴過那些請求禁止的紳士們呢？否則，這些紳士們怎樣知道他們看了裸體畫一定非動淫念不可呢？這可不容易知道了。

新近我從一個人得到一部北京同善總社刊印的玉定金科輯要便覽，據說是玉皇大帝所定適用於地上人民的法律，關於賞善罰惡的規條，定得非常詳備。裏面有一項是『例賞淸節』那上面的規定是——

一自幼寡慾淸心，不動一淫念者，一日一功。有觸於目，不動一念，一次三功。有觸於語言及淫聲，淫書淫畫，不動一念者，一次五功。偶起一念而卽克制者，一次一功。……

一凡遇美色婦女，制不留盼，一次一功。人家婦女，可窺力制不窺，一次一功。……

一聞人說淫穢事，惕然譴避者，一次一功。……凡淫書淫畫力制不觀者同例。

全項共十一條，後面有一段按語，——大約是文昌帝君所加——說明定賞的用意道——

以上統言賞錫節欲防淫，守淸節之功德也。嘗通核賞例，惟此一例，其計功例賞，校諸德惟多，惟重，惟速。蓋以此德人人所難，……故非有希聖希賢之志，而嚴密其操者，此關最難打破。

我於是纔恍然大悟，原來這不動淫念一事便在玉皇大帝和文昌帝君，也都覺得頗不容易，無怪乎上海的官紳們要嚴禁裸畫片了。

我從前曾譯過一篇文字，裏面有一段是告新婚夫婦的，說有許多婦人往往把外衣弄得非常華美，而於襯衣尤其是褲子之類並不注意使他淸潔，這很能惹起男子的不快。所以著者以爲女子爲保持夫婦間的愛情起見，應該注意於下衣的淸潔。被一位道德家見了，力說此文不該發表。問他是什麼意思。答說這話一看雖不覺什麼，但仔細想去，便見得非常淫穢。我從此纔發見這班道德家的關於淫猥的感覺，比我們平常人格外的銳敏，最能加以仔細的想像。禁慾思想的主張在社會上非常尊重，而一面淫穢的事件却非常流行，大約就爲了這緣故罷。

產兒制限和人口

長青

近來據我見聞所及，有許多人極端反對產兒制限，照他們的意見，大概以為中國若行產兒制限，人口必將減少，國家將愈加衰弱了。你們不見法國麼？他們向來就實行產兒制限的，不是人口已減少到幾乎要滅種了麼？他們大概以為中國因為人口衆多，所以在世界上很有光榮哩！

我不是美國產兒制限會的會員，連中國節育會的會員都不是，沒有給他們代辯論或宣傳主張的必要。但我覺得我們旁人凡批評一件事情，必須先把事實的眞相辨認清楚。反對產兒制限的人既把法國舉出來做例，以證明實行產兒制限，人口是要減少，那麼必須先行查考法國的人口究竟減少與否。如果不去查究事實，而妄發議論，是空費氣力於實際毫無裨益的。

然則法國的人口究竟怎樣呢？事實上他們的人口仍在增加，並不減少。查在大革命以前，一七七一到一七七四年間，法國的生產率是一〇〇〇之三九，這時的生產率可說是高極了，然而死亡率也非常之高，佔一〇〇〇之三七，其結果，增加數只有一〇〇〇之二。

在革命時代因沒有精確的統計，所以無從比較，但革命後從一八〇一年——一八一〇年，生產率跌到三二，死亡率跌到二八，增加率遂增到千分之四。法國於一九〇〇年後的幾年間，雖曾發生過

「種族自殺」的呼聲，因爲從一八九一到一九〇〇年生產率跌到千分之二二，然而實際上人口還是增加的，不過只千分之〇・五罷了。可是一方面死亡率也跌得極快，一九〇一到一〇年生產率繼續的跌到千分之二〇・八，死亡率跌到一九・二，增加率爲一・五，和生產率高到三九時的增加數目差不多。大戰時雖然生產及死亡數增跌不定，但直到現在，生產率差不多約在千分之一八・五，死亡率約千分之一六・九，增加數爲千分之一・六。

照上面的統計的數目看來，法國的人口仍然在繼續增加，而平均的壽命大大的增加。平均壽命的算法是把千分中的生產，死亡率的數目的折中數來除一千的數目即得，在一七八一到四年的時候，生產率爲千分之三九，死亡率爲三七，這兩項的折中數爲三八。以三八除一千，得數約二六，即平均的壽命的數目。目前的生產率一八・五，死亡率一六・九，以折中數一七・七除一千爲平均五六歲。

原來人生活在地面上是要佔空間和耗費食物的，換一句話，便是人口不能不受土地及產品的限制。如果不能覓得新土地或增加生產額，人口便不能盡量的增加。經濟學家告訴我們說，法國的鐵和煤及別種礦產不及德美那麼富庶，所以不能得到更多的維持生活的必要品；人口也就不能很快的增加，否則便死亡率增高，失業者增多，而生活程度跟着低落。法國一八〇一到一〇年間人口所以增加到千分之四的原因，據說（一）是因爲經過大革命後人口減少，有空餘的土地容許人口的增加，（二）是因貴族的土地分散於農民間，他們自己做了地主，出產品遂也增多，可以供給多人的生

活之用的緣故。照這樣說來，法國的人口仍在慢慢的增加，而且這慢慢的增加是適於社會的環境的。因此據一般人的評論，法國人的生活狀況能夠比任何歐洲各國都優良，他們沒有失業的憂慮，反而僱用外國的工人數目，現在有二五〇，〇〇〇人之多。

現在中國的情形怎樣呢？我不是經濟學研究者，不知道中國的經濟狀況究竟是怎樣一種情形，但我們既生活在這個社會上，國民的生活狀況至少總有一部分看到的。近來失業的人之多可以不用說了，有許多人只在飢寒裏討生活，每天差不多只吃些草根米糠，生活比犬馬還不如。我希望反對產兒制限的批評家睜開眼睛來看一看，不要只把一種新的主張就算邪說（其實產兒制限的話已經傳播之至，不過在有些中國人眼裏以為是新奇的）卻把中國的實際生活狀況，及殺嬰墮胎這些原始的減少人口方法都忽略了，專來說科學的產兒制限的方法不應該施用。

穠菊有佳色此煙多奇芬
精品國貨
金龍牌香煙
(紅金龍)
(白金龍)
CIGARETTES
50 CIGARETTES
GOLDEN DRAGON
CIGARETTES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我的女友之一

孫福熙

看到這個深秋天氣，去年這時節到ㄚㄧㄨ姑娘家去道別的印像活現在我眼前了。姑娘與他的父母約定我於十月十二禮拜日到他們家中為我餞行。其實，這時候我還沒有預定放洋回國的日期，他們怕我不久就要走，以致沒有時間，所以趕早約我了。

我從里昂坐電車到 Saint Cyr，四顧山路邊的矮牆頭，青藤已大半轉紅了。海一般青的天底下，太陽光正開始可愛了，我與樹葉與一切對這秋氣都肅然起敬。

我一拉門鈴，門內狗聲起來報告主人。阿，ㄈㄧㄉㄛ！你能說嗎：來的是你三年的老友？來開門的是ㄚㄧㄨ夫人，他說，

「阿，我們怕你是不能來了。」

ㄈㄧㄉㄛ，他們聰明馴良的小狗，前脚撲到我的膝上而且狂叫。不錯，因為忙着與夫人講話，忘記了他；我連忙撫弄他，他便止吠了。

穿過菩提樹下，跨上石階，我的鞋底在棕墊上拖擦的時候，望見傍邊餐室中刀叉碟子已整列白布上，秋日偏南的太陽從南窗斜射進來，全室充滿光明與和樂。ㄚ一ㄨ姑娘就在這室中出來與我握手。

我坐下，姑娘就出去；一定的，他往廚房去預備上菜了。

「你送我們的繡花我已給女兒看過了。」夫人不及待的告訴我。「他是何等的高興呵！」

「他是懂得刺繡的。」我回答。「但願這確是一件好的工作，因爲我是絲毫不懂這種東西的好壞的。」

夫人立起來指定飯桌之右要我就坐。我就先到廚房去洗手。

姑娘在廚房內，見我進去，就在櫃內取出新的手巾，換去舊的，并放開自來水管的淨水換去盆中的濁水。水滴盆中，聲音淸脆，手伸水中，全身覺得涼爽，在這情景中我聽到姑娘的說話：

「孫先生，你送我們這樣美麗的繡花。你知道的，我是研究這個的，看過的頗不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精細的。」

「眞的嗎？」

「職業上的專名，這種繡花稱為 Point Fondu (融針)的。因為他的花紋中沒有針線的痕跡，就是兩種色調也沒有刻畫的界限的。你知道，這樣一幅，不知用多少工夫繡成的。」

「你不說我還不懂這種區別的方法。」

「我何等的高興啊。多多的謝謝你！」

聽了他的話我自然高興我的做美；然而，你不知道，我也是很擔憂的。

我早想以這幅繡花送他們的了。他們屢屢厚待我。我毫無報酬，於心不安，而且或者要使他們感到空虛：用了許多盛情，似乎毫不理解的。然而我又不敢送他們，因為我怕他們誤會我是有作用的，用了繡貨去釣更大的利益，尤其要避免有投好姑娘的嫌疑，因為他是懂得刺繡的。後來，終於想不出別的他們的東西，而繡貨也還無人可送，於是決意送去了。可是，我故意在姑娘不回家的一天，因為，天恕我多心之罪，我恐他們待我的般勤是有所待的，萬一於接收禮物時夫人命女兒與我親頰道謝，雖然未必於我有害，或者因此確定一種基礎，以後要擺脫也不能夠。你以為我無益的多心罷？這不然，贈物而以親頰致謝是常事，而且送這樣較有價值為姑娘所心愛的東西，總要猜想我是在示愛，他們要使我滿意，倘若他們真是有心的，一定纍個的表白出來了。

在廚房中相見時我還傈傈擲愛，尤其是在姑娘眉目飛舞的時候。我豈不願與他親頰，不過此後

將發生許多繁雜的問題，這是得不償失的，所以我們竟沒有。幸而他不出此，我得安然的出來午餐了。

我的坐位的右邊是夫人，左邊是姑娘，而Y－×君在我的對面，他們十分親密的圍繞着應酬我。生菜擎上來了，這可想而知是姑娘做的，上幾次我看慣他的洗菜，在園中樹陰下，他開電門使抽水機抽上井水，浸菜水中，片片菜葉都洗過，而且隨時揀去黃葉與老葉，所以放到盤子中只見碧綠與雪白，沒有一點斑痕的。

飯桌旁寫字檯上有一個花瓶叄立在兩個雕像的中間。纖妍的瓶中插着薔薇花，一朵俯下頭，稍稍側過來，顧盼我們，一個花帶火焰似的用了他細長的花莖，只是向上竄，指示我們無窮的希望。「牡丹雖好，全憑綠葉扶持，」我們不要如一般人的忘記與花一樣美的葉子。姑娘有這種眼光，所以一樣的在葉子上做美。

你要知道他的美術程度嗎？花瓶邊兩個雕刻之一，意大利詩人但丁的肖像，是他自己雕刻的。壁上一幅油畫，表示一球藍繡花放在書上的，是他今年春季展覽會出品之一。他還會刺繡更是不必說了。當我第一次到他們家中來時，他的父親引導我到各處，見無論那一間房中的電燈外都有一個紗罩，上繡各種形色的圖案，而夫人與姑娘房中各有許多椅墊與脚墊，彩色的緞子上繡着很美麗的花樣，我最不能忘的是兩隻貓玩線球的一圖，我敢說，自從姑娘起稿以來，這幅圖總是看到他人的微笑

的。

Y一X君給我斟酒以後，姑娘就取水瓶和水我的杯中，他們已無微不至的知道我的習性而且不待我說話知道我的心情了。他們知道我不愛加非，所以每次總是冲茶的，又知道我是總他們的勸告在茶中放一點愈瘋酒的，所以照例預先告訴我一聲之後給我放上，然而又知道我的常量，決不勉強我多放。只有一次，他們是覺得不容易懂得我的心思的：我到他們家中，夫人陪伴我在園中散步，走到壁上的薔薇面前，我想起有一次到這裏來的時候，花正盛開，牆上滿綴各色花朶，而姑娘倚在這牆的窗口留入照相中。因爲我很稱贊這花，所以，每次到這裏來，姑娘一見到我有要走的表示就忙着去剪花，裹在紙中，繫上線，給我帶走。累次的這花的印像都在我的眼前跳躍了。我說，

「薔薇花又開始放苞了！」

「是的，可惜天氣還冷些。那一次照相的時候真開得盛呵！孫先生一定記得的。」夫人說着，一定也浮現每次看花的情景了。

「再過一禮拜一定如那一次的盛開了。」

「我給你折下來，孫先生。」

「不，我今天不要。」

「不要緊的，我給你折下來。」夫人大概猜想我看只有一朵花是開的，不好意思要，欲避免我的困難，所以竭力的要給我。

「眞的不要，下禮拜再來時一定開得與那一次一樣了，我再請求你給我。」我說時頗急了，愈使他覺得難爲情。他說，

「現在取與將來取還是一樣的。今天雖只這一朵，不久就會有許多的。」他用了很和平的態度堅持自己的主張。

「夫人，因爲我不願折第一朵花。我希望他留給許多人看。」

第二次，姑娘在家了，問我，

「媽媽說，你上次一定不肯折花，因爲是第一朵。有的嗎？」

從此以後，他們三人屢屢說我是精細的，感覺銳敏的，而且對我更是周到體貼了。僥幸，大概他們不嫌我的迂執。

當他舉杯飲酒時，兩眼微微的順下。他的左右眼的上眼包的摺痕原是很對稱的。在下視的時候就漸漸的消失了。這樣柔和的眼光非在黃種以外的民族中所曾見。他的上口脣與舌撫摩之美，我是在他飲後還未擧開杯子時隔着玻杯見到的。

他的圓潤的額上一點也沒有摺紋的，淡桃紅的肌肉下藏着出衆而不露鋒芒的智慧。

講到他的身材，大約比我高一二分，然而或者是一樣高的，我沒有與他很近的對立過，不能知道。他的舉止活潑但必出於意志，不作無意的行動。我記得他晒晒的爲我去採花時，右脚跨進花壇，俯身繫作花朵在前，左脚留在圍繞花壇的小黃楊樹外，裙緣曳到膝上，露出包裹白襪的小腿，上端肥圓，以下漸細而扁，遠過於希臘雕像上所見之美。

有一次，我從室內出來，到園中樹蔭下，見姑娘俯在井邊洗菜。他不放下手中工作，仰頭與我說話，「孫先生，你又給我們東西，下次不要拏來了呢！」他的領口下垂，幾乎露出胸前的襯衫，而說話時眉目鼓舞，從微笑中感到與往日有些不同。

然而他沒有比這個稍甚的表示如我所刻刻撩發者，而且此後還是與往日一樣是絕對鄭重的。

我還很記得夏季有一次到他們家去，一路電車中的氣悶與步行時的烈日使我頭暈了。我說出之後，姑娘就取了冷水要我漱頭，又用開水沖 Aspirino 給我飲。與他同行時他種種的關照我，他借我書，他靜心的解釋我問他的事理這已不勝其數了。

你一定是要問我怎樣開始認識這位姑娘的，是不是？他就是山野掇拾中所記兩個里昂來的姑娘之一。自稱是他們二人的父親的老人只有一個女兒；另一位就是我後來很熟的是他的姪女。

有一天，姑娘的父親也到鄉間來，在回城以前特到我的寓中來談話，而且約我常到他們在里昂的家中去，說離美術學校只有兩分鐘的路。

我回里昂後寫了一個信給他們，他們就回信約我去，於是不知不覺的親密起來了。

你或者要說我是假道學的，我刻刻留心，凡要發生問題之處我力求避免，可恨人事生就不能坦白，直截痛快的人，不管他人的喜怒，倒也不覺困難，我是想盡力體貼他人苦樂的，便無時不在困難中了。

在鄉間時房主曾對我說，姑娘是已訂婚的了，開自動車來的就是他的未婚夫，因此我與姑娘交際而不稍避。然而三年來不見他結婚，而且不再見這位少年到他們家中來。我時時擔憂他們這樣的優待我當是有用意的。真的有意思的便怎樣呢？我應該表示我的婚姻主張。不如任其迷濛下去罷，然而，萬一他滿是盛情，既不該辜負，又怕他傷心。到這裏我不敢決定保持自己而犧牲他人與否的問題了。異性友人的親密真值得含味，所恨這等問題的惡鬼要來搗亂！

我預計在這最後的一次聚會中特別留意他的指戒。當他左手舉叉伸入盤中時，我見到他的指戒確在食指上，然而怎麼永不見他的未婚夫呢？這指戒上有花紋，不是金而是銀白色的，是訂婚的指戒嗎？我還是不能解決我的疑問。

堅後，他要我在他的畫中揀定兩幅簽上名交給我，說這算是一件小小的紀念品，并且要我在我送他們的書上題字。

他們對我始終毫不提出什麼要求，我因此益愧我歷來躱避他們不敢誠心親近的是心量何等的狹隘，到現在，我還常常收到他們的信，始終這樣的盛情。我何等的僥幸，得到這樣真摯的友誼。

那天，我因爲要分別了，特到園中各處走一轉，我攀摘過的櫻桃樹已經落葉，每次採花帶走的薔薇乘小陽春的溫暖而又開花，與春季結下的果實並存着，而牆上青藤已大半轉紅了。現在又看到這個深秋天氣了。

我長篇的對你說，你以爲我想念歐亞遠隔的這位Y－X姑娘而不能自制了。想念是有的，然而我並行不背的想念別的許多人。我所想念的女友之多，只要配上男子，跳舞起來，在無論什麼大的跳舞場中總可以滿滿的。

請閱文學研究會的出版物▽

▲文學週報!!!

第二〇五期目錄

- 風波　西諦
- 一串葡萄　徐蔚南
- 莫斯科通信　沈澤民
- 旅中　西諦

第二〇六期目錄

- 書之幸運　西諦
- 胡適之流毒無窮　劉大白
- 雨夜愁思　周樂山

第二〇七期目錄

- 拉風歹納寓言序　張若谷
- 國慶日　金滿成
- 工愁的詩人　李金髮
- 花的故事　許聞
- 漫畫　子愷
- 篇末　守文

報費　每期大洋二分　全年五十二期大洋一元

郵資　每期半分　全年二角六分

文學週報社叢書

1. 子愷漫畫　定價大洋五角

凡定閱文學週報者均贈送六折廉價券一張

2. 列那狐的史　文基譯述
3. 雪人（小說集）　沈雁冰譯
4. 城中（創作集）　葉紹鈞著
5. 詩品注　陳延傑著
6. 龍山夢痕（小品集）　徐蔚南　王世穎著
7. 舊詩新話　劉大白著

（以上六種在印刷中）

發行處上海閘北香山路仁餘里二十八號

婦女運動的失敗和新女性的責任

玄之

"Glory of warrior, glory of Orator, glory of song,
Paid with a Voice flying by to be lost on an endless sea—
Glory of virtue, to fight, to struggle, to right the wrong—
Nay, but she aimd not at glory no lover of glory she:
Give her the glory of going on and still to be."

—Tennyson—

這幾天粉筆頭吃得不亦樂乎，新女性社催稿的信又惠然光臨了，我們有約翰生同樣的貧困，但無政府的「年金」可取，又不能如蕭伯訥那樣慷慨地退還賞金，爲社會造紀念碑，只滑稽如叫賢般地，在沉悶的課堂中做留聲機的工作；時間不允我作長文，這確是無可奈何的事罷。我對於婦女問題，實在連ＡＢＣ都不知道，現在居然談起這個大道理來了，這不免要被人笑歪嘴巴吧。但我寫此文，並不

抱着「求全」的奢望，不過暫時充為提案者，錯誤與否橫竪有諸位專門研究婦女問題的先生們會糾正的；至於我現在所講的，說牠是囈語也可，說牠是放屁也可，至多也不過是一個提案吧。

婦女成為問題，眞是人類的奇恥大辱；我們現在用不着發婦女問題值不值得研究的疑問，所要討論的，是怎樣去研究牠。回顧我國近年來婦女問題的成績，只要就事實上稍微觀察一下，就可得到不少的教訓。我們把全國男女學生的人數比較一下，跑到各工廠或運動場中去看看正在作工的女工的狀況和在運動的女子的人數，就可知道幾年來我國婦女運動的成績了。以這般時髦有趣的題目，我現在來瞎說幾句，想不會過分吧。況且自制禮作樂的大聖人發明了這個「乾坤」的寶貝以後，現在沿用着有所謂坤伶也者，不特為一般小白臉大捧特捧，且為「坤」字揚眉吐氣，大出風頭「坤」字之勢力，不亦大哉！紹興戲裏假使只有『小娘子！抬起頭來！啊喲！妙啊！……』而無『爺爺容稟，奴家姓金……』隨其後作答，非但大殺風景，即對于『禮尚往來』的名言的信仰，也要根本動搖，而舞台上決不成其為舞台了。洋聖人如拉斯根寫好了帝王的寶座，又鼓着熱烈的勇氣，縮寫成女后之花園，其中並非無因；其他如沙翁，焦叟，歌德，拜倫等竟在「坤」字上大用工夫，至今傳為美談。即聰明有為的蝸生尚不敢反對兩性的本能；只有少數的極端派，竟大胆的反對牠，我們現在且不管是心靈派，是物觀派，然如霍林華斯（Hollii.gworth）費了許多珍貴的光陰，去研究女子的月經；生理學家在實驗室中，不憚煩地去證明色腺（Sexual glornds）底功用，從這一點看起來，婦女問題似乎還值得研究罷；我們

所要研究的，比色腺，月經還重要得多哩！

婦女運動失敗的原因，說來固甚複雜，但以我近視眼觀察之結果，總以為不外下列三種：（1）婦女問題的範疇不確定，研究對象的空泛；（2）婦女運動者不去運動，只向空言而不顧實際；（3）婦女們沒有徹底的自覺心，只是隨波逐流，依樣葫蘆的作無意識的反射。這些都是婦女運動失敗的原因。我現在趁本誌發刊之初，要考究幾年來婦女運動失敗的原因，這猶放屁要尋出生理上的原因來一樣，對於新女性們的運動，也許有點好處吧。

第一，我國婦女運動的失敗，在於缺乏確定的範疇和完整的對象。有時大家高唱女子參政，希望個個女子去做羅蘭夫人；有時認職業為解決婦女問題的鎖鑰，希望個個女子去做煤油大王第二，近來更有人把結婚或戀愛問題誤解了，甚至把關於這等問題的著作，視為貽害青年男女的毒物。其實，婦女問題的範圍，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狹窄，對於各方面都有相互的關係的，牠可包括教育，職業，政治，婚姻，經濟，體育等等。婦女運動現狀的混亂和沉寂，實由於一般研究婦女問題者偏見太重，不肯平心靜氣細加考慮所致。此後，我們第一應當把婦女問題的範疇確定，才不至如盲人騎瞎馬一般地的陷深池呢。

第二，婦女運動的失敗，由於太重理想，不顧實際。在學術這樣幼稚的中國，如有人把逛大世界，新世界的利權犧牲了，幽閉在書室中，念了幾本山格夫人和愛倫凱的書，就大唱其新馬爾塞斯主義，鼓

的愛肉的愛等等的高調，大有『餘音繞梁三日不絕』之盛況了。其實，你如費了幾小時的工夫到某女校去講演，遠不如跑到貧民窟中，去調查婦女的生活狀況之有意義；你若用了許多心力去提倡產兒限制，還不及到鄉間，去實地調查兒童生產，死亡率之有價值。我們把調查的結果統計起來，然後再細加考慮。例如對於貧困的婦女的生活，應該怎樣設法改善；現在中國兒童的生產率是否太高，死亡率是否太低；產兒制限是否醫治中國貧困的萬靈丹？這些問題都須細加考慮，斷非幾句輕描淡寫的俏皮話所可解決。但我們看一看市場上所謂婦女問題運動者，是否這樣呢？有幾個是合於這項條件的呢；還有，現在一般運動問題研究者的眼光，只注視於知識階級的婦女，而把下等社會的婦女忽視了；自然，婦女問題研究者，因此可以得到許多好處和便利，只可惜這些高調，恐永成為飯後茶餘的閒談，和少數人的奢侈品罷。其實，知識階級的婦女，現在已能做跳舞，講情話，穿高跟皮鞋，梳橫S頭，在申報上法登和丈夫離婚的廣告，倒比較的可以不必顧慮了；而那些手裏做着工，背上負了孩子的黃包車夫夫人和忙碌終日的挑糞夫媽媽，才是大問題呢。我放此屁，並非把波浪送與那些黃包車夫夫人和挑糞夫奶奶，不過想免得唐擘黃先生在現代評論上，再發「重書本而輕實物」的牢騷話吧了。

第三，『連鷄子都不知怎樣吃法』的貴國的教育，只天天鬧道爾頓制，把教育制度視為巴黎婦女的時裝一般了。無徹底的研究的女學生，其思想之易變，善模倣，真是意中事了。她們未嘗不高唱男女平等，經濟獨立的高調，但到了物質悄悄地來引誘的時候，因意志薄弱，往往不惜犧牲平素的主義，

尤其是結婚以後的生活，最易陷入歧途。心理學家霍兒(G. Stanley Hall) 稱青年期為第二誕生期(Second birth)，我以為女子的婚後，真是第二誕生期呢。至於此期為什麼這樣重要，請你去問問那蓬頭的已婚的女學生吧。婦女問題固是人類全體的問題，但我以為個人知道他自己比知道他人更多些。知識階級的婦女，要認識自己的地位，責任的重大，不但要救出自己，還得救出別人。最近婦女週報中，近芬女士有一段文章，現在摘錄於下，請女界自己反省吧：

『婦女問題要我們婦女自己來解決，才能切實，我們先覺者，既覺悟了自己的地位，就應當做一個先鋒，擠進社會裏去，解除全般的女子的痛苦和壓迫。更率領着她們，在社會裏做一部分正當的事業，佔一個相當的地位——做一個人。』

小泉八雲在文學與人生中，曾說日本知識階級比歐洲人忙過十倍，這是因國事倥偬，無知識者又無能力去辦這些事的現象。在我國現今的特殊情形之下，新女性的責任也和日本知識階級一樣的迫切呢。

第一，我在前面已說過，婦女問題與各種科學有相互的關係，因此她們不能躲在屋子裏，喊幾聲『男女平等』，『經濟獨立』所可了事；她們必須具有豐富的知識作後盾，正如在臺上做戲賣力，必須先有充足的練習。雞蛋糕怎樣做法不妨學學；麵包怎樣製法也不妨懂得點。但最重要的，還是要得到做雞蛋糕，麵包的原料，和這些原料中所含的成分。現在流行的婦女問題的文字，文藝的色彩實在太濃

厚一點了。

第二，我們都知道偏重理想是無濟於事的，今後新女性的責任，就在組織各種研究性質的會社或團體，從事實地調查，用科學的眼光向各方面觀察，把所得的結果彙集成册，作婦女運動的實際的指導，這樣，我國婦女運動才有途徑可循。你若費了許多時間去讀麻醉性的刊物，不如坐在土階上，和鄰婦談談捕蝗法；你若盲目的去吶喊，不如跑到平民校裏去做教師，總而言之，我們要從實際上着手，婦女運動才有希望，

第三，要有公共的目的。不論何種運動，若無一個公共的目的，結果必歸失敗。現今中國婦女運動之缺乏共公的目的，已成不可掩之事了。例如五卅慘案，青年運動的共公的目的在打到帝國主義；但怎樣去打倒怕是更重要的事吧。我們為什麼要作婦女運動，怎樣能使這運動達到成功的境界，這些都是新女性的責任。無論何種運動，總具有三個條件的：(1)感覺現狀的不滿足；(2)想出具體的計劃來；(3)實行。我國新婦女感覺現狀不滿足的固然不少，但進一步叩問她們的運動的具體計劃，恐怕很少有人能回答了。至於實行，為時尚早呢。這幾點望新女性反省一下。

以上是我一時感覺到的，拉雜的記錄下來；文字的無系統，思想的龐雜，這都是無暇修正的緣故，望讀者諸君詳加指正。

性知識書籍的討論

關於人類的性生活一封公開的信

——致妥始先生——

程　浩

讀了新女性創刊號內先生批評兩部關於性知識的書籍的文字——一半是批評拙著人類的性生活——使我很奇怪的欽佩，推想到先生恐怕也是醫界中人？而且是關心於性生活問題的，無意中得了一位同志，其快樂為何如耶！先生批評拙著大概可分為四段：一段是說缺少科學家的嚴肅態度，二段是說該書既非專門，又非普通，不合體材，三段是說手淫和內分泌的影響，四段是說手淫和性交，現在我將先生的疑會一一剖解在下面：

（1）我草率的成功了這部書，本不敢自認為科學家，原是見一般人對於性生活知識的缺乏，所以大胆的赤裸裸寫將出來，眼見得通俗的文字，似乎愈說暢快愈好，而且要使讀了增加點興趣，不然直是一本學校教科書，使人讀了要打盹，假使傍人要當作小說讀，亦未嘗不可，小說本不是壞東西，不

塲使人讀的；要想知道性生活的讀者，當然能明瞭我的苦衷，無須先生代爲着急，至於那些冬烘先生，面上要裝腔作怪，把性生活當作汚穢的生活，那是根本的沒有辦法，祇好算入不屑教誨之列；不要說表別的，就是書上有了生殖器幾個字，早已退避三舍了，況且我自問書中並沒有一點輕挑的文字，不知先生所謂埋沒了莊重的意味，是何種意味？難道矮脚虎尋壓寨夫人的一席話，便可算得淫話嗎？那末，先生假使做了什麼警察廳，或省長督辦，早早把登載姦淫新聞的報館，要悉行封閉了，因爲它是淫報。至於先生說容易使讀者誤認爲不是一部純粹的科學書，人類的性生活，本不是一部純粹的科學書，假使先生當作學校講義來讀，那是眼光太放高了。

（2）先生批評拙著不應有第十五章變態性交，第十八章畸形的性生活，第十九章精神病人的性生活，第二十一章手淫等文字，說是沒有普通人應該知道的必要。愚笨的我，實在有點不解先生所謂普通人和非普通人的界限，大概是指醫界中人或非醫界中人而言？可是性生活非醫界中人所能單獨自秘的，先生的所稱弊害，大概以爲讀了這種文字，要當作淫書看；我的意思却不然，我以爲凡百事項祇怕揭穿，裸體畫在歐洲可以陳列於大學禮堂，在中國竟視爲洪水猛獸，甚之有査辦藝術叛徒劉海粟先生的怪舉，日本男女可以同浴，中國人至今尙有男女授受不親的舊觀念，先生主張守秘，與舊習慣相妥協，我主張澈底的揭穿，使人人有共同討論和研究的可能，我知道先生非冬烘先生，可惜先生的腦經還蒙着一張舊禮教的薄膜，晏始先生！請你快把這層薄膜除去，來做醫界的革命事業吧。

（3）手淫誰都承認是一種不良的惡習慣，可是誰多要犯着，這種犯病的原因，無非是色情的衝動，色情的衝動，是否對於內分泌有影響，假使內分泌減退，色情當然薄弱，反之內分泌旺盛，對於色情的衝動當然要強些。內分泌的增多，果然對身體有莫大的利益，假使強制色情的衝動，沒有發洩的機會，因精神上的不安，極易惹起精神病變；而短促其生命，所以我說手淫是調節內分泌和安慰色慾神經的極好良法，同時我又說手淫戒多不戒少，倘『旦旦而伐之，』當然要發生病變的。

（4）手淫和性交我並不承認絕對是一樣的，所以拙著第一六二頁那一段，就接着說『往往當然色情的推想力特別濃厚，所以有人說或者要比較性交的消耗精神細胞要多些，』先生沒有將文字連貫的讀下去，便擧上半段的話，來證明下半段的文字，使讀者讀了先生批評的大文，好像我自相矛盾了。先生說『手淫的磨擦力比性交為有力，所以容易使男性龜頭，女性陰核變為遲鈍而麻木，在正式性交時不容易得到快感，因而厭惡性交。』這話我承認有幾分理由，但是我們要明白，磨擦式的手淫，所磨擦的異物，假使能使龜頭或陰核神經陷於麻木的，往往在當時便發生一種不快的異物感覺，有經驗的，一次試用不快意，必另易他物，請先生不必担心。先生又說『性交必須有異性的對手，而手淫則可單獨行之，隨時隨地都有實行的機會，所以手淫往往比較性交容易陷於過度，或者成為常習的手淫。』這辭未免太武斷的，中國的性交，在男性可以說最是容易，娶了三妻五妾，並不算一回事，此外還可以宿娼，臨床上因房事過度，發生病變來求治的，實在是很多的。至於手淫隨時隨地都可實

行，那末，性交何嘗不隨時隨地多可實行，不故一時得不到異性對手的男女，同時色情又不絕的衝動，豈是易陷於習常性手淫，那我搵著上邊已沉重地申說，手淫戒多不戒少，難道先生健忘如此嗎？

先生能將性生活這樣的研究，我實在深爲佩服，不故我希望先生在黑漆一團的醫界中做個叛徒，不願先生爲舊道習下的一位妥協者，先生解人，當不以我言爲河漢。

答程浩先生

晏始

我在前號所作草率的批評，竟承先生答復，不像俞鳳賓博士儼然紳士態度，給你一個不瞅不睬，這實在使我感激得很！我雖然如先生所推想，對於性的問題頗願意關心，却慚愧不能廁身醫界。可是我覺得眞理是同一的，無論醫界或非醫界。况且如俞鳳賓先生雖和先生同是醫界中人，而關於手淫的意見竟和先生相差到如此之遠，可見即使醫界中人的話也定有不可信的在內；而醫界以外的人也便不妨來插說了。所以我仍然不敢以非醫界中人自餒，再就先生所舉的幾點，逐條答復如下，但不知先生仍然覺得奇怪否？

（1）照先生所說，是爲了一般人的性知識缺乏，所以做這部書，則先生明明以灌輸性知識自任了。灌輸知識，不是科學家的事，難道是文學家的事麼？依這目的做成的書，不是科學書麼？固然，灌輸知

識的書，最好能夠引起讀者的興味。但在這里有一個要點，就是先生此書，不是灌輸理化知識或天文知識的書，乃是灌輸性知識的書。性知識爲什麼該和別的知識不同呢？因爲「一般人」對於性的事情，往往存着一種不潔的態度，把這當做一種玩意的事情；因而造成現社會種種的猥褻觀念及種種蔑視婦女，誤用性器官的事實。所以在灌輸性知識之先，第一應該使對方了解性的生活是人生的神聖的生活，性的事情是人生的莊嚴的事情，這樣纔可以矯正「一般人」穢視性生活，隱秘性知識，誤用性慾的那種謬誤。所以做別種科學書不妨帶一點滑稽的態度，而做性知識的書却非有嚴肅的態度不可。否則便和淫朋狎友的猥談相等，使讀者誤認性知識的書籍爲金瓶梅，肉蒲團一流的書籍了。先生或者以爲這些也不是壞東西，不堪使人讀的。但在我看來，雖然這對於研究性慾異常的專家或身心十分健全的人，或者覺有用處，而對於「一般人」及血氣未定的青年，却的確有絕大的害處。矮脚虎辭脈梁夫人，即使不是淫話，總不失爲滑稽話，先生雖想藉此引起讀者的興味，使他們肯踴躍地諦讀先生的書，但結果性生活的莊嚴神聖的意味，却輕輕地失掉了。至於登載姦淫新聞的報館，我目前沒有做警察廳長，所以還不會考慮到如何處置的問題，但在平民的我看來，這種新聞的確沒有登載的必要。因爲這祇能給讀者以惡的影響而沒有好的影響，在健全的讀者不會覺得愉快的。

（2）我所謂「普通人」的含義，完全和先生所說的「一般人」相同。先生爲了「一般人」缺之性知識纔做這部書，先生的意思，不是爲了缺乏性知識是有害的麼？但請問這「一般人」不知道

「口交，」「乳間交」等等，究竟有什麼害處呢？知道了之後，又有什麼益處？先生以為不能單獨自祕，所以不如揭穿。但先生或者知道，所謂「一般人」之中，有身心不十分健全的男女，也有粗通文字未達成熟期的少年，倘使讀了大著以後，被好奇心所激發，照所示的種種方式實試起來，在醫界中人的先生看來，以為有沒有害處呢？譬如就手淫一事而言，據許多性慾研究者的調查，手淫的開始，往往在青年期的，他們大概都受惡友或婢僕的引誘。現在先生把手淫的方法，在這書上赤裸裸地敘述出來，這不會使不曾有手淫經驗的未成熟的少年去依法實行的麼？或者先生怕他們的內分泌太多，非加調節不可麼？歐洲大學的禮堂有無裸體畫陳列，我不曾到過歐洲，當然沒有知道，先生新從德國回來，所說定屬實情。但不知此等禮堂，也有春畫陳列着麼？又金瓶梅一類的書，聽說歐洲也有，但不知是否到處可以買得？請先生明白告我。我雖然不配做醫界的革命事業，也可使我把這張舊禮教的薄膜除去。至於冬烘二字，正是我所希望，因為我近日正苦房中沒有火爐，此刻捉着筆手在行寒戰呢。

（3）大著說手淫可以每星期至三次，說對於健康上「絕對沒有」損害，說不犯手淫對於精神反是要受害，說手淫和正式性交，除了多一種對手方所造成的性的環境的補助力以外沒有差別，這是醫界中人所公認的真理麼？如果這樣，為什麼現在又說是「不良的惡習慣」呢？既是不良的惡習慣，為什麼又說是「極好良法」呢？又先生認手淫和性交的差別甚微，性交是不是不良的惡習慣呢？在色情衝動非常猛烈的時候，加以不自然的抑制，我也承認有害；但教青年平日把心力用在有益的

作業和運動上，注意心身的修養，使性慾不容易衝動，或稍稍衝動而卽能自制，在先生也以爲有害呢，還不是可能的呢？戒多不戒少，這話很漂亮；但每星期三次，還算少麼，不會因此變成常習性手淫麼？

（4）先生雖不說手淫和性交絕對一樣，但確認爲差別甚微。這是我所不敢贊同的。我以爲適度的性交是正當的性生活，而極少次數的手淫也仍是不良的惡習慣。我雖然不像兪鳳賓先生的似乎把手淫當作不道德或犯罪，却決不認爲正當的性生活。既稱惡習慣，當然是最好不犯，雖然偶犯一次也不必便加重責。我說手淫的摩擦比性交有力，是就先生方式項下開端所說的用手而言；因爲手的表皮比黏膜粗糙，在當時或因強度刺戟反而得到快感，日久却變爲遲鈍麻木。先生所謂多另他物，在先生這樣用兩 Page 半來詳說手淫的方式的長文中竟沒有說明所易之爲何物，直到現在還不肯說出，難道先生忽然又想單獨自秘，不肯揭穿麼？先生以爲中國的性交和手淫一樣容易，或者有所感慨而言，並非武斷。若從事實上說，中國未必人人（女子不必說）都有三妻五妾，也未必遍地都是娼妓，而且娼妓也都要夜度資；至於手，則除殘廢者外，無論貧富貴賤，男女老幼，窮鄉僻壤或通都大邑，差不多每人都有一雙生在身上，不必用錢向別人去買得或借用的。先生以爲其難易相差很微麼？

我對於先生的反叛的感情實在非常佩服，這在前文也已經說明。但這種反叛與從前推倒滿清的情形有點不同，最好不要向青年們亂擲炸彈！請拿出不攙雜感情的真理來，使他們讀大作像喫滋養的肉湯，不要使他們像吸一支香烟！這是我的希望。至於做醫界的革命，請恕我是外行！

上海四馬路中

光華書局出版新書

文藝論集　郭沫若著　平裝實價九角　精裝實價一元二

聶嫈　郭沫若著　實價二角

小說論　郁達夫著　實價二角五分

夢裏的微笑　周全平著　平裝實價七角半　精裝實價一元

東海之濱　倪貽德著　實價四角

中國婦女戀愛觀　王平陵著　實價二角

悵惘　馮都良著　實價三角半

經濟侵略下之中國　漆樹芬著　平裝實價一元　精裝實價一元四

洪水　創造社編　已出九期每冊五分全年一元郵費二角四分

◉出版預告◉

三個叛逆的女性　郭沫若著

不平等條約研究　張廷灝著

創造日彙刊　創造社編

死人之嘆息　滕固著

文藝論集　郁達夫著

前輩先生　葉楚傖著

給民國的青年的友人

——漢譯「晶子文集」序——

與謝野 晶子

中華民國，江蘇，蘇州，游墅關，省立女子蠶業學校教授張嫻女史：

你的鄭重的來信收到了。我很驚異，你能夠正確地讀日語，並且能夠寫出極流利的日語。日本在八九世紀以前，也有許多婦人，能寫中國的時文，正如現在的一部分的婦人，能寫英法文一樣。可是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初葉，雖偶爾有少數女子，能寫作漢文的，然已經不是時文，不過摹擬千年以前的古文；進到這世紀，便完全沒有了。我常想，像這樣鄰接而又同種的兩國的人，男或女，都不解對手的國語，決不是親善之道。然而我自己也是不能懂中國的時文的人。

我也知道，貴國在這世紀，每年把男子或女子的留學生送到東京來，所以精通日語，親接日本的人情，風俗，學術的中國婦人，是在逐年增多。但現在拜讀來信，知道你在東京留學多年，歸國以後仍能對於日本繼續研究，於是更使我感到現代中國的青年婦女們的改革的感情與知識慾的如何盛旺，

同時更想像到向日本及歐美留學歸國的許多中國婦女們，也有同樣的意氣。這是我非常覺得高興的。

我的這種高興，是沒有中國與日本的國境的差別，沒有國民的差別；而且也沒有你是女性我也是女性那樣的性的差別觀念，是從我們都是地上的人間，營平等的更善的生活者的連帶感情，把這當作我自己的事情一樣而覺得高興的。

你讀過日本人所著的許多書籍，從中蒙你讀到我的散文集，而且已經把二十幾篇譯成漢文，揭載於貴國的新聞雜誌，這眞出於我的意外。我所寫的感想文，同我的詩歌一樣，專在那便於國內讀者的。閱讀的意識之下寫成的，供別國的人們看，殊欠適切，涉及瑣細的地方，更要感到煩冗。本來無學的我，從生來的直覺，和僅少的自己的體驗中所寫成的東西，沒有什麼可以供讀者閱讀的特長，乃是當然的，我常常自愧，我自己的文章，是比誰都該得到最低的評價的。

從你的信中知道依貴國書肆的要求，預備把拿譯的我的文章刊行專册，因之要我做一篇序文。依了你的翻譯，使我的稚拙的感想，得被貴國的青年們所閱讀，這是我所喜歡的，但想到這果然值得刊成專册與否時，却要面紅了！

然而我一向以爲翻譯乃是創作的一種的。我相信，原文缺乏價值的我的述作，在譯文加了你的精神，內容與措辭可以非常的被醉化，被美化的。這樣，便是以我的文章爲憑依和機緣，而顯示你的生

命的一種偉大的創造。便是譯文是你的功績。我就不得不進而祝賀她的刊行了。

我特地進一言於讀這書的中華民國的男女青年們。倘使讀了有益於你們的什麼參考，那是都由於譯者張嫻女史的慧才與妙筆；其他的缺點，都為了原著者的省察與教養的不足。因此我當與讀者一同感謝譯者之勞！

最後，我所望依了這譯文的廣被閱讀，對於中日兩國的親善有幾分的貢獻。我也將盡我的微力所能，謀自己國內理解貴國現狀的人們日益增加。我更深望貴國的青年，不要太偏於急激狂躁的改革，且應該愛重一點三千年來高貴而且美麗的古典的傳統。

張嫻君，如果這可以用得，便請當作序言。敬祝你的健康！

編者附白

這是日本與謝野晶子先生專為張嫻先生譯與謝野晶子論文集所作的序文。她在這文中那種謙抑的態度，實在很可使我們欽佩，我們因此愈可看到晶子先生的人格的偉大。中國的振興女子教育，並不後於日本，然而現在我們要找到一位像晶子先生那樣的人物，竟是做不到，而晶子先生卻還這樣的自謙，真使我們慚愧了無地。

晶子先生的對於我們的熱情，和她的無國界無性別，為全人類的大同思想，都可在這文中

不到，實在值得我們欽佩。但她最後勸我們保持中國美麗的古典的傳統，卻使我們不敢苟同。中國目前想保持傳統的人，正是很多；可是他們所保持的，都是朽腐的醜惡的傳統，而不是美麗的古典的傳統。老實說，中國的傳統，也是朽腐的醜惡的居多，像品子先生所謂美麗的古典的卻很難找到。而當中國到今日的地步的，正是那些傳統。所以我們今日的責任，破壞傳統實在還要比保持傳統更重大。品子先生的這樣說，大約因為對於我國國情略有隔膜的緣故。

讀譯與謝野品子論文集，由婦女問題研究會出版。現已付印，不久便可發售。

請在優待期內預定

創造月刊

月刊定價　每月一冊三角　半年六冊一元七角　全年十二冊三元三角

郵費　每冊二分　半年一角二分　全年二角四分

出版期前預定全年者祇須大洋二元七角

並即加入

創造社出版部

招股簡章

(一)發行創造社書報及社外委託刊物(二)總額五萬元先招第一期五千元(三)每股五元認股時一次繳足(四)股東除股息五釐外有購書特權(五)股東預定月刊全年祇須一元六角五分(六)第一期股二月底截止

欲知詳細情形請函詢——上海阜民路二一九五號洪水編輯部

蜜月

英國曼殊斐爾著

仲雲譯

新夫婦倆從花邊舖中出來，一輛馬車，是他們倆爲己有的，與他們自己的馬夫，正停在一株楊楓樹下等着。多麼湊巧！這難道還不能說是湊巧麼？芳儀挽着她丈夫的手臂。事情總是這般順利，自從他們倆到外國以來。你難道不是這樣想麼？喬奇立在步道邊上，舉起手杖，大聲的喊道『喂！』這種呼喚車夫的樣子，芳儀聽了有時覺得有點不快，但那馬夫却毫不介意，可知這確是合式的。肥碩而馴良的馬夫，面上浮着笑容，立即把剛讀着的小報藏過，除去了馬衣，預備遵命出發。

『唉，』喬奇扶着芳儀走上馬車說『我們且到那產蝦的地方去飲一會茶，你看怎樣？』

『很好，』芳儀熱心地說着便突轉身去，心中在想喬奇什麼事總是這樣令人快意的。

『很好。』喬奇坐在她的身旁『去罷，』他高興地喊着，馬車便動身了。

馬蹄聲得得地從黃綠色的楊楓樹葉下向前進行，經過小巷，可以聞到檸檬和鮮咖啡的香味。噴水泉的旁邊，婦女們帶着水瓶在汲水，看見他們都停止了談話，目光灼灼地凝視着他們。繞過那咖啡館的轉角，淡紅和白色的遮陽，綠色的桌布，藍色的吸管，非常美麗。他們這樣便到了海邊溫暖的微風，

一陣陣從茫無涯涘的海上吹來，吹彿着喬奇與芳儀。此時兩人，正眼對着耀目的水面，微風好像戀戀不捨似的，頻頻送來。喬奇不禁極口讚道：『好極了！』芳儀紅上兩頰，容色如醉，答說：『這眞是奇事！我們在此地乾乾淨淨的兩人，沒有人來叫我們回去，也沒有人來命令我們，除了我們自己。』自從到外國以來，她這樣至少已說過二十多次了。

但是喬奇『眞是奇事』的答話，已經厭棄得長久了。平常他一聽到這話，便和她親吻；可是現在他只握住她的手，塞入自己的袋內，執着手指，說道：『我小孩的時候，常把白鼠藏在袋內呢。』

『眞的麽？』芳儀說。她覺得凡是喬奇的事，什麽都値得注意。『你可是很愛白鼠的麽？』

『正是，』喬奇隨意的答說。這時，他眼睛正望着一件東西，在海岸的階級的那面漂浮着。驀地裏，他像要從座上跳起似的，喊道：『芳儀！有人在那裏洗浴呢，你可看見麽？不知道竟有人已經洗海水浴了，這幾天來，我只在夢中，毫不知情。』喬奇目不轉睛地望着那褐色的面孔，褐色的膀臂，眞是目不旁轉、他悄悄地說：『明天，無論什麽都不能繫住我了。』

芳儀不禁有點煩憂起來了，因爲她許多年來，曾聽到過地中海種種可驚的險事。這完全是死亡的機括。美麗而陰險的地中海呀，現在是蟄伏在他們的面前，像白貓般柔軟的脚爪，忽捉忽放的正與沙石游戲。……但是她在未結婚前本已打定主意，不應像一般婦女似的去干涉丈夫的快樂，所以她仍然柔聲說道：『在這樣的泡浪中，我想非技能十分嫻熟不可罷？』

「我不知道」喬奇答，「一般人實有許多不近情理的險詖。」說時馬車傍着一帶高牆經過，牆上盡是盛開的日向花，芳儀不禁舉起她小的鼻子，「呵，喬奇，」她吸着花香，「這香氣多美妙呀！」

「看呀，上面高聳着的別墅，」喬奇說，「你從棕葉縫中便可以看見。」

「不太大了麼？」芳儀說，她是除出自己與喬奇二人所能住的別墅以外，看上去都覺得有點不順眼。

「正是，你們是常住在那邊，真非有一大羣的人不可，」喬奇答，「否則，便凄寂不堪。一定要有大羣的人，幾件熱鬧。不知道所別墅是誰家的。」他說着，敲敲馬夫的背。

滿面笑容的愉悅的馬夫，他當這種時候常毫不思索地隨意回答，說這所別墅的主人是一個西班牙的富豪。

「在這海岸上西班牙人多着哩，」喬奇說着，便再把背靠住。他們默默地前行，轉過一個灣，便看見一所白色高大的餐館，餐館的前面是一個小的露台，面臨大海，在如傘的棕樹下設着幾個座位。他們的馬車一到，從餐館中，從露台上來的侍者，就忙着跑來招待，弄得喬奇和芳儀無論怎樣却不過他們歡迎的好意。

「外面麼？」

呵，當然，他們是坐在外面，善於奉迎的侍者，身上穿着寬博的外衣，恰像一條魚，便遊上前來。

『先生，這邊來。先生，這邊來，我有一個很精緻的座位。』他喘着氣說，『一張小巧的桌子，正好給你們兩位。先生，便在那角上，請這邊來。』

喬奇面上，覺得很爲討厭；芳儀裝做長於社交，慣和陌生人交際的樣子，後面跟着。

『先生，請坐，此地一定很好，』那侍者勸誘着，用手拿去桌上的花瓶，却又放了下來，好像這是剛摘下的新鮮的花束。但是喬奇却不肯立即坐下，他知道這種人的狡詭，他不肯受他們的欺騙，因爲他們常迫不及待的逼人就座。喬奇把兩手納在袋內，從容不迫地對芳儀說道：『你覺這座位好麼，你喜歡那裏？那邊怎樣？』他問着對面的座位努一努嘴。

這是多麼熟識世務的男子呀，芳儀不禁深深的欽佩，不過她的意見是希望與別人一樣，坐了下來，好望望一切。

『我——我喜歡此地，』她說。

『好的，』喬奇敏捷的答着，便坐下去。差不多比芳儀還快，一面立即吩咐那侍者『二客茶點和朱古律愛克來（Chocolate éclair）。

『是，』這時那侍者的嘴張闊着，像預備再入水去的樣子。『先生，你們先喫烘麵包怎樣？我們的烘麵包是最有名的。』

『不要，』喬奇簡略的說，『芳儀，你可要麼？』

『呵，不要，謝謝你，喬奇，』芳儀說着，希望侍者趕快走開。

『那麼，在茶點未來以前，夫人可要看看養在水槽中的蝦兒？』皺起面皮，滿臉堆着笑容，一手把餐巾揮着，真像一個魚鰭。

喬奇面上冷冷地表示不耐煩的樣子，接着再說一聲『不要。』芳儀靠着桌子在除手套，等她抬起頭來，那侍者已走遠了，喬奇便除下帽子，隨手擲在椅上，向後壓他的頭髮。

『好了，』他說，『這人走了。這種外國人真叫我生氣，惟一的辦法便是不去理睬他們，像我剛纔似的。唉！』喬奇嘆了一聲，心中覺得自己如果再不裝出這種可笑的樣子，芳儀一定以爲我和她一樣的被招待者窘住了。這時，喬奇兩手都放在桌上，臂作褐色，非常巨大，這是芳儀所熟知的，她很想用手去拿了過來，緊緊的把握一番。但是，事情有使她驚異的，喬奇靠着桌子，伸過兩手來握住她的了，正如她所設想的；一面眼睛不看着她的說『芳儀，芳儀吾愛。』

『啊，喬奇！』正在這幸福的刹那，芳儀聽見一種縱瑽琤琤的調理樂器的聲音。她心中知道馬上就要奏樂了，但在這時，音樂都不在她的心上，除了戀愛以外，她已經什麼都忘記了，她微笑的望着那微笑的面容，此情此景，她覺得快樂極了，差不多要對喬奇說出下面的話來：『我們留在此地罷——我們此時所在的——留在此小桌的地方罷，這是多麼優美，海是多麼優美呀！我們常留在此地罷！』

但是後來，她的眼光嚴正起來了。

『吾愛，』芳儀說，『我要問你一樁很緊要的事，請你一定回答我，——一定要回答我！』

『我回答你，』喬奇說，態度嚴肅却不及芳儀。

『這事情便是，』芳儀停止了，望望桌下，又抬起頭來，『你可覺得，』她柔和地繼續着說，『你現在是已經真的明白我了麽？已經真的，真的明白我了麽？』

這眞不是喬奇所能回答了。明白他的芳儀麽？他茫然像孩子似的笑着，加重語氣說，『我覺得已經明白了解了，有什麽事？』

芳儀覺得他還沒有明白她的問話，於是當卽接下去說：『我的意思是這樣普通一般人，雖然是互相愛戀，但却不見得——這話說起來很難，——能夠彼此完全理解。他們也似乎不必求彼此的理解。我以爲這是不可以的，所以他們對於那最重大的事情也是彼此誤解。』芳儀說時，面色有點驚異的樣子。『喬奇，我們是不能如此誤解的呀？無論如何，不能如此誤解的！』

『不能如此誤解的，』喬奇笑着，他正想告她自己是怎樣的愛她的小鼻子，忽然那侍者拿着茶點來了，同時音樂隊也就奏起樂來。笛韻悠揚，琴聲嘹喨，配着梵亞林，非常動人。芳儀聽了，若不自己留意；手中的杯盤也許長着小翼，從此飛去。喬奇吃了三個朱古律愛克來，芳儀二個。異味的茶點，喬奇嘗了一口不禁大喊『鍋中的蝦兒』（意爲茶味如蝦湯也——譯者）聲音比音樂還響；但喫到最後却

非常可口。杯盤既撤，喬奇便坐着吸煙，芳儀放大了膽子縱觀形形色色的人們。其中最使她注目的，是聚在一株幽暗的樹下的音樂隊。奏六弦琴的那人，身體肥碩，好像畫中的人物。吹笛子的那人膚作黑色，倒蹙着眉毛，像如對於笛中所發的聲音不勝駭異似的。拉梵亞林的却隱在樹蔭中，看不見他。

樂聲出人不意地戛然停止。芳儀這纔看見有一個身軀高大頭髮斑白的老人，立在音樂隊旁邊。神情很奇怪，她先前却沒有看見。那人戴着一條很高而發光的硬領，上衣的鈕口作綠色，脚上登着一雙破舊的紐扣靴。他怕又是侍者罷？但樣子却不很像，他兀立着眼看遠處餐桌，心中却像遠遠地想着他事似的。他究竟是什麼人呢？

芳儀留意着，正當此時，他用手摸一摸硬領，口中微咳了一聲，半向着音樂隊，音樂又開始了。一種喧嘈激越的聲音，如充溢着活火，如泛溢着熱情，滿佈在室中，散播在閒靜的人間，掌聲如春雷似的迸發了，那人依然眼望着遠處便振吭而歌。

「嘻，奇怪，」喬奇喝說，衆人聽了都覺得有點愕然，一個正喫冰淇淋的小孩，拿着空匙瞠目不知所措。……這是一闋西班牙的歌曲，聲音很微，眞除裊裊不盡的餘音以外什麼都聽不見了。以後，聲音如在顫動，搖搖不定的達到最高點；忽然又低了下去，如泣如訴，如在哀求着什麼；接着調子又高了，收縮了，退席了，要求已被拒絕了。

正當歌聲將止的時候，有一個小孩咄的笑了一聲，衆人隨着，不禁全體爲之閧堂，——只有喬奇

與芳儀默不作聲。『人生難道也是如此的麼？』芳儀在想『世上人類，有這樣歡樂的，也有生活悲慘的。』她眼望波光動盪的海水，拍拍地向陸地愛撫，正如情意纏綿，不忍相捨似的；她舉頭望天，晚霞一抹，光明異常。『自己與喬奇過着這樣幸福的生活，配麼？可不是過分的麼？可見想求享樂的可能，在生活上確非有一種東西不可。但是這到底是什麼呢？』她於是回身間着喬奇。

但是喬奇心中所思想的，與芳儀不同。那個老人的歌聲固然唱得可怪，但是像他與芳儀的現狀，誰知道在共同生活的最初沒有巨大的事變呢？喬奇這時也眼望着波光柔媚的大海，把口張着像力能吸盡海水似的，海景多優美呀！能使人身體強壯的，當沒有比海水浴更好的了！芳儀坐在對面，身子向前傾着，多麼柔和的呼吸呀！

『芳儀！』喬奇喚。

當她移動那柔媚而驚異的目光向着他時，喬奇覺得雖極少的報酬，亦願躍過桌子帶着她走。

『唉，』喬奇遽急地說，『我們走罷，你看怎樣？我們現在回旅館去。芳儀吾愛，我們現在就走。』

音樂隊又開始奏樂了，『喝，討厭的東西！』喬奇喃喃的罵着。『那個老人又要乾叫了，我們走罷。』

過了一會，他們倆便出去了。

曼殊斐爾（Katherine Mansfield, 1889—1923）原名 Kathleen Beanchamp，曼殊斐爾為

她的別署，是最近英國有名的女性短篇創作家幼時長養於新西蘭，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多是該地生活的回憶。如一九一一年所著的德國宿舍 (In a German Pension) 幾全為此種表現；但是從此外的作品，我們知道女士實不止英國，而為一廣受大陸教育的人。她既長居瑞士，且曾築室法國；法文造詣固闊不淺，俄文學的研究亦頗淵深。比較一般限於島國的，生活於倫敦大霧中的作家，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其夫穆雷 (Middleton Murry) 係 "Athenæum" 主筆，為英國近代有名的詩人，小說家，批評家及法俄文學的介紹者。穆雷出牛津大學後，辦 "Rhythm"，頗聲於文壇，其中署名 K M，執評論之筆者，即為女士。此外如 "Forest Philosophers," "The New Age," "The Adelphi" 等女士俱有寄稿。一九一九年穆雷任 "Athenæum" 主筆，女士助夫執筆，直至於死。綜計一生——三十三歲，成績最佳者為短篇小說："Bliss," 1920; "The Garden Party," 1922; "The Dove's Nest," 1923. 本篇即 "The Dove's Nest" 之一。女士文字平易近人，惟中間俗語，頗難迻譯；其間思意含蓄，耐人尋味，而描寫人物，尤忠實於客觀的態度。一九二三年一月九日，以肺病卒於法國 Fontainebleau 之別莊，徐志摩先生在小說月報十四卷五號有曼殊斐爾訪問記，可以參觀。

一九二五，十一，七。

LA VERDA LUMO

綠光

為中國唯一之世界語雜誌，分世界語本與華文本兩種。內容有世界語文藝作品，內外傳播消息，世界語文法詳解，質疑問答，書報介紹，各國同志通信等。定價世界語本每冊一角，全年四冊四角。華文本每冊三分，全年四冊一角。合訂兩種全年八冊共計五角，寄費在內。可向上海郵政信箱一三三二號綠光社直接定購。或向上海寶山路三德里A十九號上海世界語學會代購。

民國日報

本報本三民主義，發表公正主張，日出三大張，附送「覺悟」。專載文藝學術文字。地址：上海望平街民國日報館。

商報

本報消息靈通，言論精當，對於國內外之商業事情，記載尤為詳確。日出三大張，歡迎各界定閱。

語絲

第五十六期

並非閒話 魯迅
失題 豈明
藍紙花籃 玉麟
浪費的課 夏葵如
猶太一個癡者的哀歌 簡又文

第五十七期

聖書作文學讀的建議 董紹明
這樣的戰士 魯迅
同情 春臺
三論遵主聖範 張若谷
語絲與教育家 衣萍
豈明

第五十八期

「出了象牙之塔」譯本後記 魯迅
揷論語絲的文體 語堂
茶話之五——塞文迭斯 子榮
阿色欲法 日明

第五十九期

神戶通信 張廷璜
國語羅馬字 周作人
論鼠人之難 嵩山
錢玄同
語堂

每期二分 全年五十二期一元 郵費在內

發行處 北京東城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婦女的三個時代

法國 M. et Mme le Dr Gaboriau 著

季志仁譯

爲易於瞭解本書起見，我想關於女性器官的描述是必需的。這本來是一個極精細而費力的企圖，可是絕對的不能省掉；因爲倘然沒有這項預先的陳述，讀我書的將要不能夠充分的明瞭了。

直到現在，這種材料在普通學校裏的生理教科書裏，還是節去不講的，只有在醫學上關於解剖及病理方面，才得講到。這種節省法，當然可敬的；那使得教育家直到現在對於人類的重要的生殖作用不下一詞的動機，當然是很健全的；我也不想來對於這個下什麼批評。因爲教育家本來不就是醫生；他們的責任，是在謀兒童及青年的智慧與道德的發達，是在設法免去一切可以侵犯他們天眞的種子。

但是，在孩子與青年初期的時候對於這些問題的忽略縱使是可敬的，而在女子已經達到了應該盡某種責任的時期還是漠然無知，那便常常要發生出種種不良的結果來。

著者從盡力於婦人病的看護與治療以來，已經二十年。許多觀察和經驗，都使我竭力主張在結婚期內起，——最好在將要去盡她一生的重大行爲之前，一般女子都應該補足這一項的根本知識

隨便詳細或簡略，但必需準確——如她私處的器官，牠們的作用，牠們的生理上的變化，以及這一部份所能有的困苦及疾病等等。

【閑話少說，且歸正傳】

第一章　私處的組織：　女性器官

女性器官藏在身體最秘密的地方，有強有力的肌肉保護着，防備着一切可以加害於牠們的暴力的侵入。牠們發達最遲緩，從孩提變成幼女的時候起，直到成功了女子的一天，愛情便完成了牠們勝利的結果。

外部器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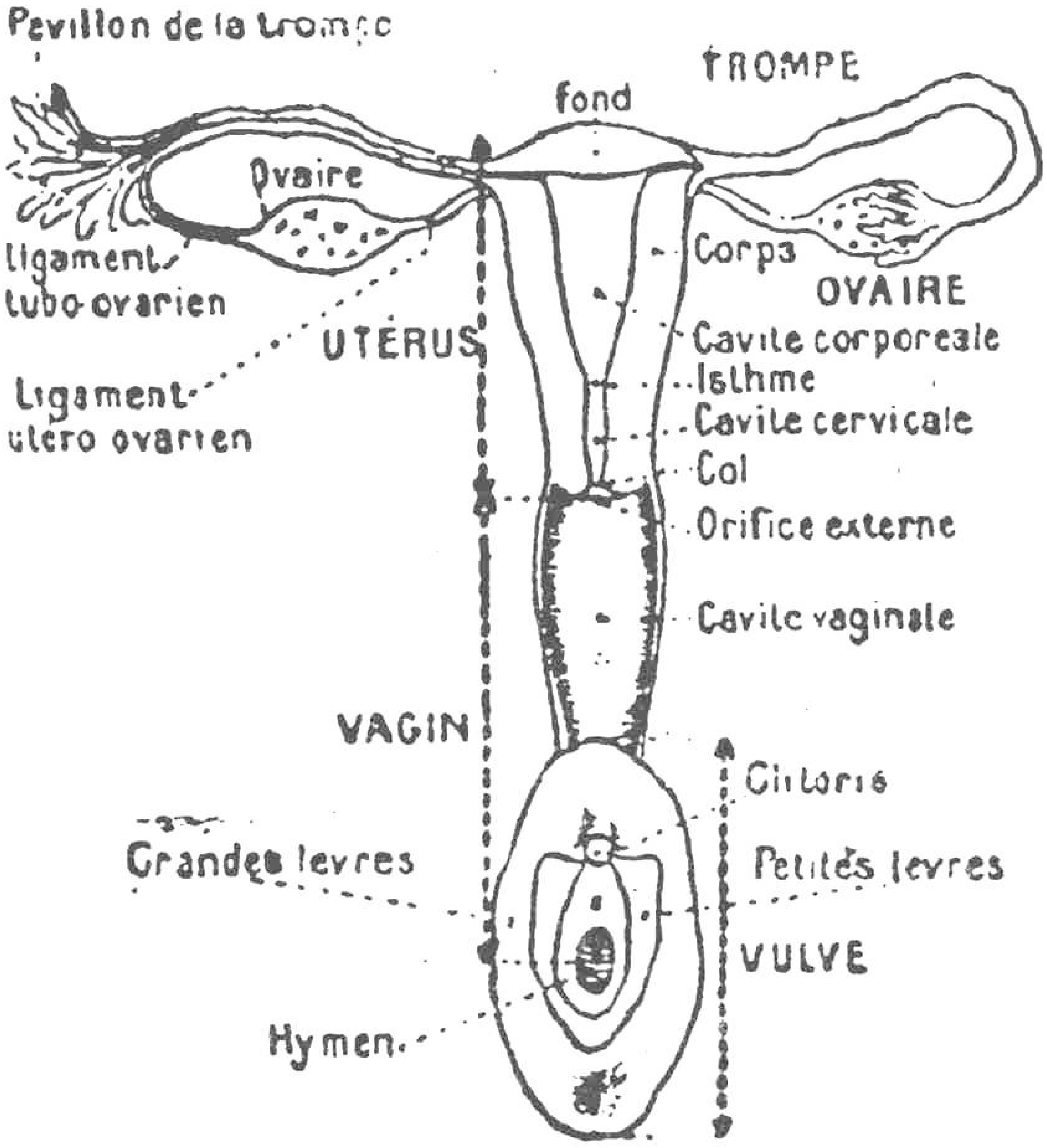
一切女性器官的外部，從大腿分開處之頂點起，叫做女陰 (Vulva; Pudendum muliebra)(圖一)。所以女陰並不是單指一個孔道說的。女陰的上部，微微凸起，且有毫毛遮蓋着，適與腹部的下端相合，叫做陰阜 (Mons pubis 或 Veneris)。在這個陰阜的底下，有兩塊隆起的肉塊，一左一右，下向直達後部。她們的外部，也有毫毛簇生着，裏面則潮潤而呈淡紅色；這便是大陰唇 (Labium majus pudendi)。

這外陰唇形成了女陰外緣之總，前端在陰阜下面，互相聯合，所以這地方牠們最厚。牠們愈到後部愈薄，在會陰 (Perineum) 處相合，名曰陰唇繫帶 (Fourchette; frenulum pudendi)。會陰者，是指

肛門及性器官中間的一段地位而說的。

大陰唇的兩邊，常常互相密合，遮蔽着產道的外孔。倘若把牠們左右分開的時候，在牠們中央部

(圖一)婦女生殖器官的內外部



VULYE—女陰
  Clitoris—陰蒂
  Grandes levrers—大陰唇
  Petites levrers—小陰唇
  Hymen—處女膜
VAGIN—陰道
  Cavife vaginale—陰道
UTERUS—子宮
  Orifice externe—外口
  Col—子宮頸
  Cavife cervicale—子宮頸腔
  Isthme—子宮峽
  Carite corporeale—子宮體腔
  Corps—子宮體
  Fond—子宮底
OVAIRE—卵巢
  Trompe—輸卵管
  Parillonde de la trompe—喇叭口
  Ligament tubo-ovarien—子宮輸卵管韌帶
  Ligametn utero-ovarien—子宮卵巢韌帶

份的深處，可以看見兩片膜質的皺襞，形如小舌，色嫩紅，但也有較深，或者竟是橙色的，這便是小陰唇。

(Nymphæ; Labium minus pudendi)

古代的解剖學家，因爲牠們的形態，曾經把牠們比作花的花瓣。牠們從大陰脣的深處生出，像一本打開了的書的紙張一樣，可以翻動，下部邊緣——或活動的部份——很薄，帶凸形，是不規則的曲狀物；自由飄浮於陰道的裂口。牠們的前端，更互相聯合，形成像頭巾一樣的東西，蓋在陰蒂（一稱陰核Clitoris）的上面。這陰蒂是由富於血管及能舉起的組織所構成的特別小器官。小陰脣漸到後部，也便漸漸的減小，消失在大陰脣的裏面。在大陰脣的中間，陰蒂的下面，尿道（Orificium urethræ）便開口在那裏，藉以排除那積在膀胱裏面的尿。

小陰脣深處的地位，便屬於女陰的內部範圍裏；換句話說，這裏就是陰道（Vagin）的外口了。在這孔道的外部邊緣，還有兩個分泌器官叫前庭大腺（Glandula vestibularis majora Bartholin）的，也開口在這裏。

處女的陰道外口，常常有一層有孔的薄膜掩着，這便是處女膜（Hymen）。倘然同男子第一次交接以後，這層膜便行破裂，以後逐漸萎縮，只剩些膜質的遺跡，我們叫牠做葉狀肉瘤（Caroncules myrtiformes）。

以上所述的，便是女性器官的外部。牠們都藉了陰道而同內部的器官互相溝通。所謂陰道，是膜質的通道，長而闊，富於彈性，所以能夠伸縮，從內部子宮通達到外陰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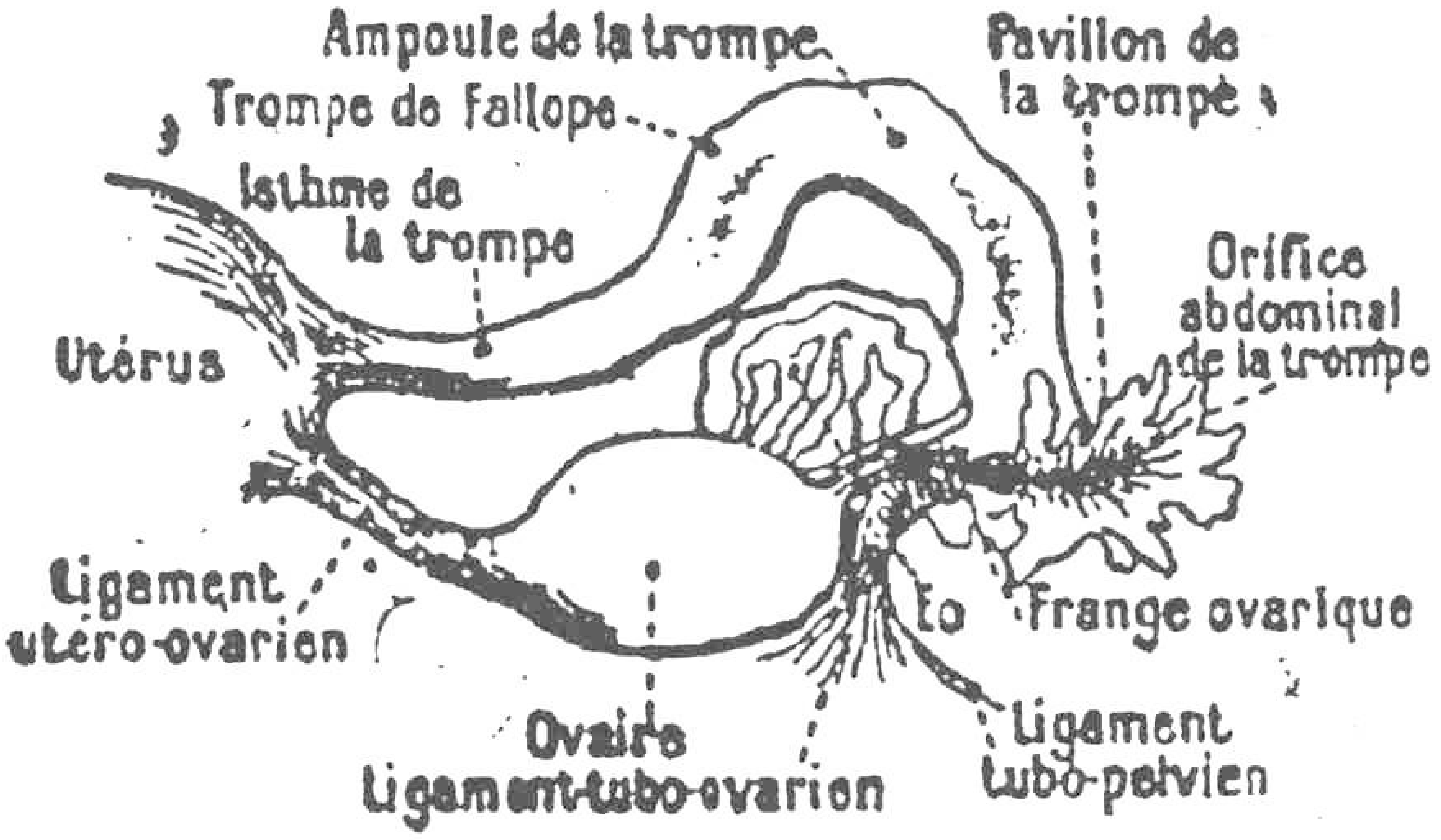
女性生殖器官的外部及陰道，其實祇形成功一個單一的孔道，藉以從男性的器官裏接受精液(Sperma)使她起受孕作用的。這種神秘的作用，只可以完成在女性器官的內部。所以我們現在更進而研究這器官的內部。

內部器官

女性器官的內部，由三部合成：(一)卵巢(Ovaria)(圖一及二)腺狀體，是卵子(Ovula)的策源地；(二)輸卵管(圖二)(Tuba uterina—Fallopii)，藉以收集從卵巢裏排泄出來的成熟的卵子，輸送到子宮腔裏去的；(三)子宮(Uterus)(圖四)是成熟的卵子受孕後棲止着演化的地方：由卵子而成胚，由胚而再成胎。

卵巢有兩個，位在子宮底部的左右兩旁邊，藉了子宮卵巢韌帶而同子宮相連絡，種的形態同體積，好像未熟的杏子。在卵巢

(圖二)內部器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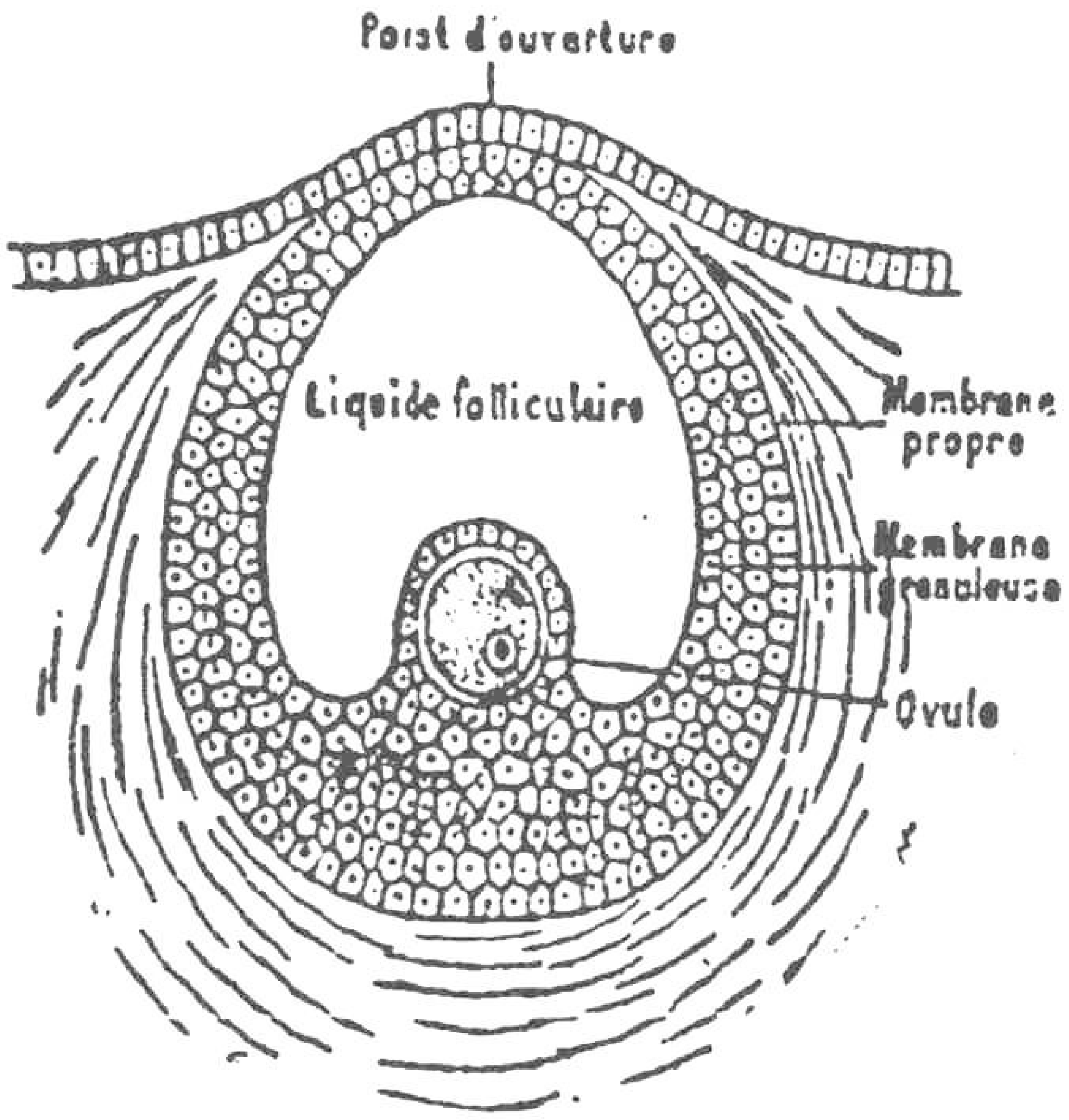


Uterus—子宮
Ligament ute'ro-ovarien—子宮卵巢韌帶
Ovaire—子宮
Ligament tubo-ovarien—子宮輸卵管韌帶
Ligament tubo-pelvien—骨盆輸卵管韌帶
Frange ovarique—子宮縫
Orifice abdominal de la trompe—輸卵管腹穴
Pavillon de la trompe—喇叭口
Ampoule de la trompe—輸卵管壺腹
Trompe de Fallope—輸卵管
Isthme de la trombe—輸卵管腰

的表皮層，有囊狀卵胞 (Folliculi oophori vesculosi—Graafi)，中間都含一個卵子。這個卵子，實在是極微小的細胞體，一經受胎以後，便可以變化成人類的。

解剖學家沙丕 (Sappey) 曾經研究過這種囊狀細胞（圖三），計算每個卵巢裏所包含的，約數

(圖三)顯微鏡下的囊狀卵胞(放大約一千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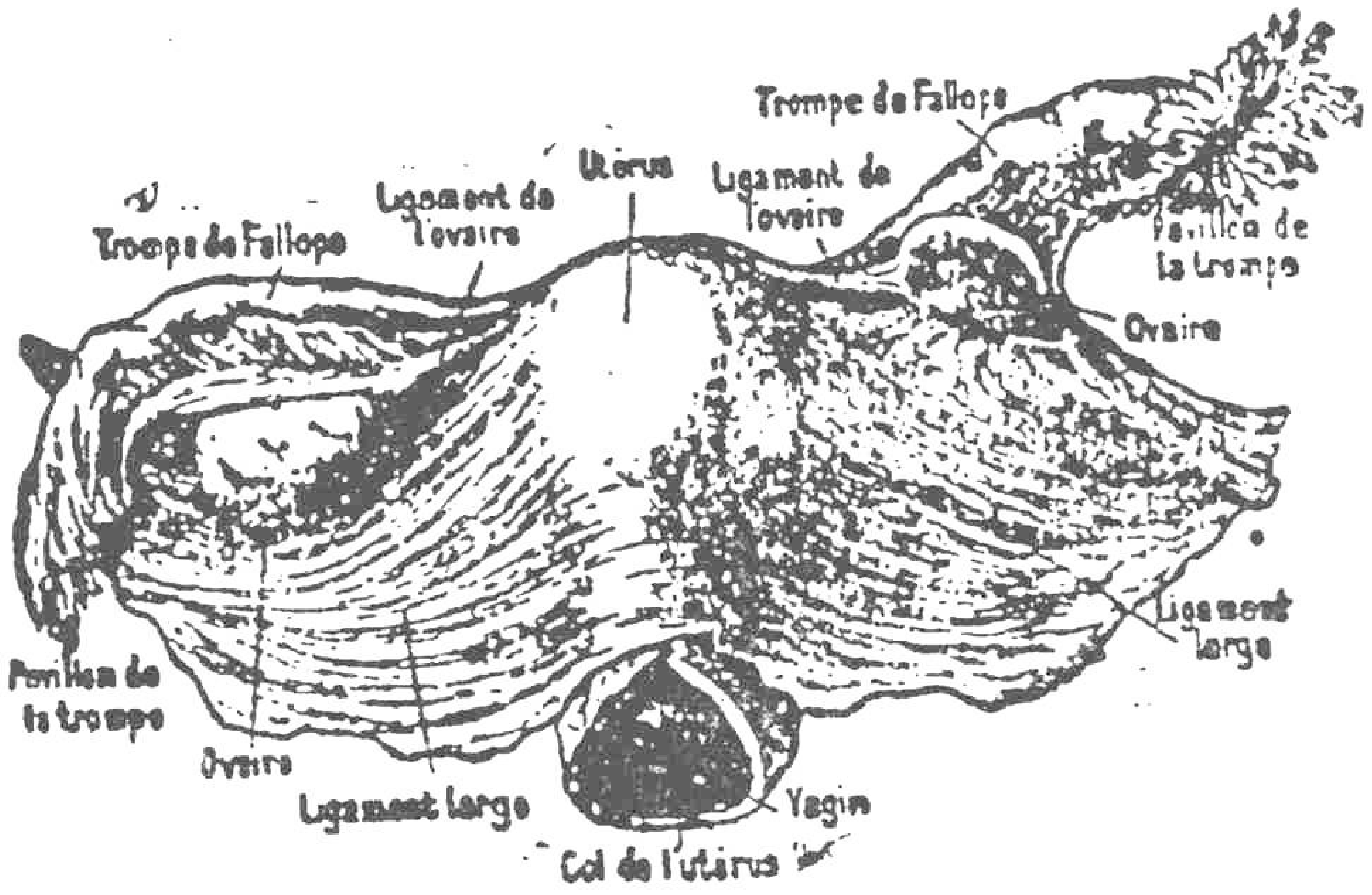


Liguide folliculaire—囊液
Ovule—卵胞
Membre propre—原膜
Membre granuleuse—粒膜
Point d'ouverture—裂口點

三十五萬個。你想，在女子的腹內——至多僅可以容十二個小孩的肚腹裏（而我們平常又只可以有一兩個——或者竟是一個也沒有，）藏下如許——七十萬左右——的原料，供給人類的時代，我們實在不得不佩大自然手段的精密了。

法老濱管（因為牠生理上的作用，把走出卵巢以後的卵子運輸到子宮裏去，所以又叫做輸卵管）有兩個，都長約十至十二生的。從子宮左右兩旁邊的上角，分趨到卵巢。這法老濱管起初很狹小，等到漸漸的近卵巢時候，便逐漸的大起來；並且在進卵巢時以前，形成功一個孔道，折疊數匝，好像介殼的具有花瓣般的喇叭口的管的內部鋪有一層生着顫毛的粘液膜；這些顫毛運動起來，自卵巢動向子宮；卵子在管裏的能夠移動到

(圖四) 子宮卵巢及輸卵管



Vagin—陰道
Col de l'uterus—子宮頸
Ligament large—闊韌帶
Ovaire—卵巢
Pavillon de la trompe—喇叭口
Trompe de Fallope—輸卵管
Ligament de l'ovaire—卵巢韌帶

子宮裏去就靠牠們。

子宮(圖四)是備受胎後到分娩期間裏包藏胚胎的器管。位置在膀胱的後面，直腸的前面。牠的形狀好像中等大小，沒有柄的槌扁的倒懸的梨。

子宮可分做兩部，(一)子宮體 (Corpus uteri)，體積較大，深深的藏在小骨盆裏面。牠具有能夠伸縮的性質，使得在姙娠的時候可以膨大；(二)子宮頸 (Corux uteri)，較長，形狀像圓錐體，處在器官的下部，開口在陰道裏。這子宮頸開口的一端，形圓，中穿一孔，我們叫牠做外子宮口(Os extornum)，法人稱之曰Museau de Janche)。

這子宮，藉了五對韌帶的維持，纔能夠處在骨盆裏面，這五對韌帶便是：(一)子宮闊韌帶(Ligamentum latum uteri)，功用是使得子宮的兩

邊連住在骨盆的旁邊；(二)子宮圓靱帶 (Ligamentum teres uteri)，功用是使得子宮連住在腹壁的前部；(三)子宮卵巢靱帶(Ligamentum utors-ovaru)，功用是使得子宮同卵巢相連；(四)子宮直腸靱帶 (Ligamentum utera-rectum)；(五)子宮腰靱帶 (Ligamontum utero-lombus)，一根是使子宮與直腸相連，一根是使子宮連住在腰椎骨的旁邊的。

在這五對的靱帶中間，前二對最重要。但是子宮雖然有這許多可以使得牠地位固定的方法及倚着陰道及會陰來把自己維維持端正，而仍舊容易移動，所以在婦科裏常常聽見有子宮易位及子宮下墜的疾病的。

關於女性器官內外部份簡單的敘述，現在可以說是完畢了。我深信這種及這樣的敘述，已經足夠為一班要明瞭月經，受孕，及妊娠等種種現象的幫助；就是關於婦女的疾病及牠們的療法等，也有益處的了。

但在談到他種問題之前，似乎也有略述女性器官所能有的反常的或構造失形的必要。我敢大聲告訴諸位讀我書的姊妹們：這種構造失態，凡是做家庭裏的母親們及女兒們都應該十分注意的。因為凡是犯有這種變態的，或者竟會成功了疾病而至不能生育，或者發生身體上別種的病態的。

總算還僥幸，這種情形還少見。但是使得婦女們知道些，也未必沒有好處，因為她們知道了，可以自行檢査或檢査她們的女兒究竟有沒有這種不幸的情形。

女性器官的反常及構造失態

我現在先說陰蒂的肥大症（Hypertrophia），陰蒂肥大者，便是牠體積發育過甚的說法。這種反常的狀態是很多的。極容易惹起身體上及道德上的衰弱，件以神經性的疾痛等等。倘然這個陰蒂肥大特甚，可以像男性的生殖器一般大小，世有所謂兩性畸形人——陰陽人——便是這一類的人；但是實際上却並沒有兼着兩性。

小陰脣往往也能夠有非常的發育。這種症候，多見於南非洲及步希蒙（Boschimans）的居民。那邊女子的小陰脣，常常覺有遂到十五生的到二十生的的，下垂到大腿的一半地方。這種反常的現象，叫做「呼當獨脫之巾」（Tablier des Hottentotes）。白種女子小陰脣的肥大，則並沒有這樣的利害，從來沒有過幾個生的的。但是這種構造的失態，除能夠惹起不快的感覺以外，還能夠引起別種的不便，例如分娩時候的麻煩。所以倘若遇着小陰脣之一或者兩個都變得肥大的時候，就應該想法阻止牠；在初起的時候，小小的手術，同非常安全而絲毫沒有危險的。

沒有孔的處女膜，也該在靑年期月經初潮的時候治好牠。否則這個月經的作用，將要引起別種重大的危險。底羅教授（Professeur Tillaux）曾經有個記錄，說有一個少女，因爲犯了這病症，不能不去求教外科醫生；這外科醫生曾經在她的處女膜後面，抽去幾斤的血，這些血並且都已經凝固了。

此外還有陰道閉鎖（Atresia）及陰道狹小，都足爲結婚以後夫婦交接的阻礙。倘若不早些加以治療，實在便足以阻止婚姻，引起離婚的案子。

（第一章完全書未完）

你要知道怎樣選異性愛人麼？請讀

社交與戀愛

▲目次

求愛的初步

求愛的儀節

訂婚時期的儀節

婚事準備的儀節

婚禮

婚禮後

對新婚夫婦忠告

▲附錄

性的本能

愛倫凱學說一班

▲實價二角五分

▲郵費一分

上海西門方斜路

出版合作社發行

孤軍更名之獨立青年

創刊號出版

宣言

民衆勢力與軍閥勢力

聯邦與中國

組織與宣傳

關稅權收回之先決問題

讀了『聯演的聯談』並『共產與共管』以後

私有財產制度存立的基礎及其根本推翻之必要條件

何以經濟發展後進國反先揭其產之旗

何以資本主義爛熟的美國社會主義反不發達

立法技術及立法方針

組織民閥私議

短評五則

四川實況一班

神經病唱的獨角戲（短篇小說）

呼蘭源（長篇小說）

讀者之聲（三篇）

同人　益增　德洋　光華　晴峯　靈光　虬　薩孟武　林懿民　心松　君賢　擁鐙　學穎　天風　靈光

發行所上海寶山路寶光里十二號獨立青年社

定價每冊一角五分全年十二冊一元五角

郵費本埠半分外埠一分外國二分

京報副刊

孫伏園編輯

每日隨北京京報發行學藝思想各項文字具備月終合裝成冊定價三角發行處北京京報館總代售處北京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北新書局上海分銷處棋盤街民智書局五馬路亞東圖書館四馬路大東書局民國路上海書店方斜路出版合作社霞飛路美化公司

美拉尼西亞的婚姻風俗和儀式（三）

顧均正

美拉尼西亞實在的結婚儀式各處不同；在大部分的地方，這實在是不配稱爲儀式的，實際上祇是交付女子的身價罷了，至於這交付的時間和方法，却是隨地而異。

在赫布里底的一個島上，當婚期來到，居民羣集在村子裏，女子的父親或幾個相識的朋友，舉行一次演說。這男孩拿一條 Dracena 樹枝來插在地上，帶了些豬食物和席子來作爲女子的交換品；然後那演說者教訓他好好地飼養他的妻子，待她要和善，不要和她爭氣，隨後他攜着她——她這時候着了一條新的草編的圍裙裹在一條新席子裏——交給那男孩。此後舉行一個宴會，那時這男子對於他的岳父和演說者非常恭敬，並且口口聲聲地道謝。

在英屬新幾內亞的美開哇(Mekeo)地方，其結婚風俗尙不脫從前掠奪的風氣。他的情形是這樣的：先由男孩的親戚與女孩的親戚相商議，拿出各種的裝飾品和物件來作爲女子的身價，並宣布他們肯拿出幾隻豬來。如其女孩的親戚答應了，他們就把那些裝飾品等都帶了去，然後再武裝了來，侵入男孩的同族的家裏，去掠取那些豬，但是掠取的數目，必須與以前所說定的相合。

這女孩子帶到男孩的父母的屋裏之後，就坐在迴廊的地板上，身上戴着各種的裝飾品。男孩這時候隱匿在叢草裏，由他的朋友尋來，同到他的新婦身傍，假使這婚姻爲家人所代定，不是由這對青年配偶的互相戀慕而成，那麼他們也許一向沒有認識過，但就算認識，他們也佯爲不認識的；其時女孩轉身背着男孩，而男孩也是背了女孩坐下來。於是家人就起來勸諭，這時候他們仍舊背對背地坐着。等到男孩願意了，而這女孩也被說服了，她就拿一片檳榔或一枝裝有捲烟的竹烟管從背後遞給這男孩，他接受來咀嚼或吸烟之後，就有一個人呼着男孩和女孩的名字，宣佈這婚禮已經告成了。隔了一月或一年或一年多些，兩家的父母便掉換來居住，各家都舉行一次宴會；宴會中的豬是各由對方供給的。

在英屬新幾內亞的洛洛（Roro）地方，兩宅結婚的磋商方法，和美開哇人有點相仿；但磋商後的情形，則是不同的。在結婚這一天，男子家裏的人羣聚在女宅的四周，假裝着一種刼掠的行爲，聲勢洶洶地呼嘯着。女孩子逃了開去，他們就去追得；當她被捕時，她用了手，足和牙齒來抵禦，其時在她父親的門外，還是在交戰。在交戰時，女孩的母親拿了棍棒或別的武器來不住地毆打她四周的一切無生命的東西，並呼嘯地大駡她女兒的被奪；但最後她裝着昏倒，放聲大哭，而同時村子裏其他的婦人也同聲號哭。她的哀哭繼續着有三天之久。女孩被捕後，就帶到男孩的父親的屋子裏，放在廊下的地板上。男孩看見他們來到，就跑開去隱匿好了，但立刻卽爲他的朋友所尋得，爭抗了多時，才被帶到他

父親的屋子裏，坐在她的近傍，於是他們的婚禮便算告成了。然而這時候這對配偶還全然不相交談。在下一天早上，男子的父親須要向女子的父親謝罪，並送了一隻宰好的狗去做贖罪的禮物。但女子方面的人，也有到男子家裏去刼掠的事情，這種情形和上面所說的美開哇人相像。在下午，女孩由男子的親戚們盛飾好，而這對配偶又被一同放在男孩家的廊下，其時他們仍舊不相交談。這樣地下去，通常一直要到第三天，這一對配偶才肯融洽起來，於是這女子拿了一片檳榔來遞給男孩，和美開哇人相同。最後，這女孩的母親來訪候她的女兒，見面大哭，直至男家送了她一隻宰好的豬，才得收淚。

結婚儀式的第二部分是舉行在三個至八個禮拜之後，在這個時期之前，這女子不能到她自己的父親的村子裏去，並且吃他自己父親的村子裏帶來的食品。到了那時，由女宅的親族的邀請，男孩家裏的人，由新娘的領導，一同到新娘的父親家裏去；他們帶了些豬（掛在一根棒上）和珍貴的羽毛的頭飾，拿去送給新娘的父親。而新娘也卸去了她的飾物，拿來送給她的父親，她父親則拿了些魚和香蕉來同給新郎一方面的人，使他們受下來帶到自己的村子裏去分贈友人，這種友人是曾經資助過新娘的禮金的。此後不多幾天，新娘和新郎又到新娘的村子裏去拜訪，並接受了許多禮物。

在托列斯海峽（Torres Straits）一帶島上的居民，一個青年男子的婚禮有時候是這樣開始的：男子在前一天的夜裏把女子騙去，同到他父親的家裏，自己則跑去隱匿在草叢裏。次日，女子的父母知道了她的下落以後，就拿了弓箭棍棒以及其他的武器，一逕尋到男孩的父親的家裏去，其時那女

孩已經被藏匿好了，於是兩家的人就對打起，來打時候雖然沒有生命的危險，但受傷是難免的，結果兩家互商女子的身價，卒至同意。

然後女子的面部被塗成紅色，項頸裏帶了頸串，腰裏圍了許許多多的圍裙，直至重得使她不能立起身來，須由兩個別的女子來扶着她。她這樣地服飾着；由她未婚夫的父母的嚴密的監視，繼續着有一月之久。然後，那種笨重的服飾才可除去，而面部的紅色也洗去了，她重行裝扮起來，更由她送了男孩一樣食物，完成這個婚禮。

在這種島上，一個新婚的男子，在結婚不久後，就須贈送一種食品給他妻子的親戚，贈後，他們也同樣地送了禮物來給他自己的親戚。這種贈送的儀式是非常可笑的，現在且把他說明在下：面先在地上放了幾大堆的食品，三四個受贈的人排成一個圈子，互相鉤着手，他們的面孔朝着圈內，頭向下俯，使他們的背脊成為一個平面。由主禮的人做了一個暗號，分送的人就去把食品堆在他們的背上，有時候背上堆得太重，須由另一個人蹲在他的胸膛下支撐他的。等到他們背上堆得容受不下了，主禮的人便喊一聲「夠了，」於是受贈的人立刻把背上的東西放下來，然後灣下背來再堆，一直到所有的幾堆食品全推完了為止。於是有人拿了一桶水來澆在受贈者的身上，或用兩隻小椰子來一同擊碎在他們的頭上，最後又在他們的溺濕的身上撒了一把麥粉，那副形狀真是要使人發笑。他們的觀念，似乎受了贈，一定也要受一點苦楚和侮弄的，所以有時候也會發生爭鬧。

在下面所記的，是關於荷蘭新幾內亞一部分地方的人民——派本人（Papuan）——的婚禮。

在晚上有一大羣的婦人都哭起來，她們在日間伴着新娘從她自己的村子裏走來，現在正住在新郎的村子裏的一間屋裏。這哭的意思：是表明她們將要失去這個新娘，因爲她不久將要同着她的丈夫住在他的村子裏了；這種悲哭的聲調，着實有點像葬歌，每句音調都是先高而漸低。哭的人越到夜來越多，到了早上三點鐘的時候，那種哭喊的聲音充滿在空中，等到黎明時，這新娘就要自己預備好來到新郎那邊去了，這時候的哭鬧眞是有點可怖。當太陽還沒有升起來的時候，村子裏有一大羣的婦人聚集在這屋子的門前，加入這婚禮。新娘走到他們的前面，頭髮上插了花和幾種裝飾品，身上穿着一件極長的白色的樹皮來編成的圍裙；她的眼睛閉着，她的臂膀伸向前上方；在她的兩傍，同行着村子裏的老婦人，握住了她的上臂領導她。她自己村子裏的婦人，跟隨後面，大家悲哭着，更後則又跟了新郎的村子裏的婦人。這婚禮是在這村子的公共的會堂上舉行，那地板離地面約有三呎，所以這新娘須要從一根斜放的木幹上走進去。村子裏的男人坐在會堂的四周，對於婚禮並不去參加，那事完全由婦人幫忙的。當新娘到了男子家裏，這婚禮就算終了。

離婚是極容易而尋常的事情，只要男子不喜歡他的妻子，就可將她趕出；有時候是因爲女子不滿意她的丈夫，而自己跑了，又有因爲女子另有所戀。又如一個男子如其同了別的男子的妻子偕逃，那麼她的丈夫一定要殺掉這男子，絕不畏懼那白種政府的干涉，有地方這丈夫還要向妻族討還她

的身價，假使一方面不答應，那麼便要引起一次種族的爭鬪了。

上文是根據英國 Walter Hutchinson 氏所主編的世界風俗誌"Customs of the World"而作。原書共兩大册，由三十二個有名的著作家分任撰述而成。此書對於全世界各地的，風俗搜羅殆遍，爲研究民俗學者的一部絕好的參攷資料。這部書的篇幅是很多的，在中國，人人都忙着吃飯的事情，要由個人的能力來翻譯這樣一部大著，實在是很困難的，因此我想有了空暇，就單把其中關於結婚的風俗翻譯過來。但是爲了生活的驅累，我實在決不定將來果有空暇的時間沒有，所以能夠譯不譯還要等以後再說了。

十一月廿四日午後作者附識。

詢問

俄國柴霍甫作

趙景深譯

時値中午。胡哲夫，一個又高又肥的鄉裏的紳士，光光的腦袋，凸出的眼睛，他脫去他的外套，用絲巾揩了揩眉毛，有點胆小似的跑進審判廳的辦公處。他們正在很忙的寫着……

一個僕人端了滿盆的玻璃盃從辦公處的遠遠的休息室走來，他便問這僕人道：「請教，詢問事情是在那裏？我想問一件事，並且想得一本記事錄。」

僕人用盆子指着遠遠的一扇窗子說：「那一邊！問那靠窗子坐着的人！」胡哲夫咳嗽着走近窗前；綠桌子上一點一點的好似窒扶斯一般，（這是指寫的字的密而且多——譯者）坐着一個年輕人，頭髮分為四叢，高了起來，鼻子長而有痣，制服也長，却破舊了。他正在寫字，幾乎將長鼻子貫穿到紙裏去；一隻蒼蠅正走近他的右鼻孔，他繼續的伸出他的下唇，在他鼻子底下吹，使他的臉顯出十分憂愁的樣子。

「我可以請教你一件事麼？我的名字叫胡哲夫，我到這裏來，想得一本三月二日的記事錄。」

書記將筆浸在墨水裏，看了一看，恐怕浸多了，後來很滿意於自己，知道所取的墨水不會滴壞字

紙，於是又急忙的寫下去。他的脣又伸了出來，但已無關乎吹，蒼蠅已經跑到他的耳朵上去了。

「一分鐘後，胡哲夫又重複着問：「我可以請敎你一件事麼？我的名字叫胡哲夫。我是一個地主…………」

書記好似不曾看見胡哲夫的樣子，高聲的喊：「伊凡愛勒克齊，你告訴那商人亞利科夫，他來的時候，要他在那連同警察一同告發的原告的狀子上簽字！我告訴他總有一千遍了！」

胡哲夫喃喃的說：「我是來詢問我和郭歌林公主承繼者訴訟的事。這件事很著名。我誠懇的請求你留心我這件事！」

書記依舊不曾看見胡哲夫，却在他的脣上把那隻蒼蠅捉住，注意的看了看他，又把牠放掉了。鄰裏的神士咳嗽，還用棋盤布的手巾來打噴嚏。但這都沒有用。書記仍舊瞧不見。沈默了兩分鐘。胡哲夫從他的口袋裏拿出一張一盧布的紙票，放在書記面前一本打開了的書上。書記皺了皺前額，帶着憂慮的神氣，將書引到自己身邊，便把書闔了起來。

「一個小詢問……我只想知道郭歌林公主的承繼者得些什麼地方。……我可以打攪你一下麼？」

書記，爲他自己的思想所吸引，竪起身子來，抓了抓肘，便跑到杯廚裏去找東西去了。一分鐘後他回到桌前，又被書吸引了去：胡哲夫又拿出一個盧布放在書上。

『我要打攪你一下，只有一分鐘……我只問一件事……』

書記依舊聽不見，又抄起東西來。

胡哲夫皺了皺眉，失望的看着這一些寫字的同事。

他一邊想，一邊嘆息：『他們寫字！他們寫字！鬼完全把他們的魂攝去了！』

他離開了桌子，走了兩步，停在室中，他的手無望的垂了下來。僕人拿着玻璃杯又從此經過，大約注意到他那臉上失望的表情，那時他一直走到他面前，低低的問他：

『你的事情問過了麼？』

『我問却問過，他可不答我。』

僕人低聲說：『你給他三個盧布呀。』

『我已經給了他兩個哪。』

『再給他一個。』

胡哲夫跑回來，到桌子面前，又放了一個盧布在打開了的書上。

書記又將書拉到他自己面前，開始翻那書頁，立刻很快的，彷彿是偶爾的機緣，舉目看了看胡哲夫。

他的鼻子開始發光，變紅，笑着捲了起來。

他問：『呵，……你來做什麼？』

『我來問一件關於我的訟事的。……我的名字叫胡哲夫』

『可以；郭歐林的訟事，是不是？很好。這件事的眞情究竟怎麼樣？』

胡哲夫便把來意說了一番。

書記忽然活潑潑地有了生氣，好似被狂風捲過一陣的樣子。他給胡哲夫重要的文件，做成一本，又讓他椅子坐，都是在一會兒的事。他甚至於談到天氣，問到莊稼。胡哲夫走時，他還送到樓梯口，慇懃而且恭敬的微笑着，看起來似乎每分鐘都在紳士面前鞠躬。胡哲夫爲了某種緣故，有點不大舒服，沒有法子，只得又拿出一個鎊布，獻給書記。書記仍是鞠躬，微笑，拿了鎊布好似變戲法一般，一會兒就看不見了。

胡哲夫走到街上，心裏想：『哼，這種樣子的人！』說時停了一下腳步，用他的手巾來揩他的眉毛。